楓皐集

六

碑銘 墓表
墓碣 行狀
墓誌

楓皋集卷之十一目錄

碑銘

高麗太師壯節申公神道碑銘
鳳川祠碑
仁賢書院廟庭碑
淸聖廟重修碑
吳忠烈公帶囊塚碑銘

墓碣

同知中樞府事李公墓碣銘
副校理贈副提學申公墓碣銘

先祖掌令公墓碣陰記
同敦寧李公墓碣銘
縣監尹公墓碣銘
正言金公墓碣銘
高節婦墓碣
同知中樞府事金公墓碣銘
成均生員文公墓碣銘
金君汝鳴墓碣

楓皐集卷之十一

碑銘

高麗太師壯節申公神道碑銘

春川府治之北有江曰昭陽江之北六七里有洞曰悲方卽高麗代死功臣太師申公體魄之所安也三塋穹然世傳太師戰亡喪元王鑄金爲太師面合體而葬懼人之竊啓也三其封以疑之或者疑太師自有夫人祔焉年代遠文獻無稽故凡祭享省拜中塋而行事視其重而已其實或左或右皆不可度也謹按公諱崇謙舊諱能山其先出百濟欲乃郡而史稱

光海州人欲乃今谷城縣光海卽春川或自谷而遷於春也新羅政衰甄萱據完山稱後百濟弓裔都鐵原號泰封公始從弓裔爲騎將旣而裔凶暴無道日事誅戮其妻康氏諫而被殺及其二子國人惴惴不堪其毒而高麗太祖神聖王起自崧嶽寬仁大度有撥亂安民之志屢立大功爲侍中百船將軍威德日盛人心洽然傾嚮公知天命有在乃與洪儒裴玄慶卜智謙密謀推戴三人者亦騎將也夜詣神聖邸告曰自三韓分裂今王奮臂一呼芟掃草寇三分遼左奄有太半乃不克終淫虐以逞殺妻戮子夷滅臣僚

民墜塗炭疾如仇讎桀紂之惡何以加焉廢昏立明天下之大義也請公行殷周之事王作色固拒公等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豈可違天死於獨夫之手乎神惠王后柳氏從帳後竊聽之出語王曰擧義代虐自古而然今聞諸將言妾心猶奮况大丈夫乎手提金甲而被之公與諸將擁而出黎明坐王積穀上羅拜呼萬歲令騎馳且呼曰王公擧義矣國人歸者立數萬人弓裔驚竄巖谷間爲斧壤民所害實梁貞明四年夏六月也王卽位於布政殿尋策推戴功以公及儒玄慶智謙皆一等下詔褒美賜金銀器幣錦繡

綺被褥自是每有征伐悉以倚公公長大有機智善
射命中甞從王遊平山有三鴈飛過王顧諸將誰可
射公卽拜曰臣請射射何中王笑曰第三而左翼弦
開而墜果然王嘉歎不已遂宮三鴈所經之地賜之
仍以平山爲公鄕子孫至今世守名其田曰弓位神
聖王十年秋九月甄萱犯新羅新羅景哀王遣使告
急王曰新羅與國也不可不救遣侍中公萱等以兵
一萬赴之未至萱猝入鷄林遂弑王而立金傅縱兵
大掠王聞之大怒遣使弔祭親率精騎五千以公及
金樂爲大將邀萱於公山之桐藪大戰不利萱兵圍

王甚急公貌類王度勢窮不可脫請以身代匿王於
礙藪遂乘王車與金樂力戰而亡萱兵以爲王也取
其頭貫槊而歸圍乃解王旣免還至戰處覓公屍莫
可辨公左足有七黑子如斗驗而得命工雕造頭面
置諸位哭之甚慟備禮以葬賜祭田九千步置守塚
三十戶以其弟能吉子甫藏並爲元尹旣又刱智妙
寺於桐藪以薦冥福中書門下奏公可壁上虎騎衛
太師開國公三重大匡毅景翊戴匡衛怡輔砥節底
定功臣謚壯節御筆大書中書門下祭教可匡翊效
節獻襄後配食神聖廟庭訖于麗世及本朝我 文

宗大王以公爲君代死之節啓東土百世綱常不可以異代泯沒命躋享于麻田之崇義殿飭有司錄用其子孫雖支庶毋得籍軍充役自是以來　列聖繼遵亦粤我　寧考正宗莊孝大王二十年丙辰聞平山之太白山城有公與裴卜及庾太師黔弼鑄像邑人葆祀之　上喟然興感若曰贊成統合三韓之功者壯節諸太師也親撰文命公裔孫前大將大顯以斗酒生彘至祠下擊鼓鐃吹以侑之禮曹議祠額曰紀功　上改命四太師祠嗚呼公之忠之烈歷數千古惟紀信似之其他余不知也然公之於信有二勝

信漢氏之凡將而公刱基之元功生而勝也南宮之
宴高祖獨稱三傑之力而不及於信公爲神聖所隱
悼如彼而千載之後獲遭我　兩聖人曠感而崇報
之又如此死而勝也況其風聲義問爲昭代士林之
所景仰自夫鄉貫井閭以至著功之所立慬之地皆
俎豆以奉之藏修以誦之世彌遠而澤彌新則又非
一時慷慨成名之人所可企也嗚呼偉哉不其顯哉
公之積德行慶流于後昆平山之申遍於海東名公
碩人磊落相望有譜百餘卷行于世玆不槩及又按
公歿而精靈絕異海東名臣行蹟云王設八關會慨

念公與金樂結草爲像列班上賜以酒食酒輒自乾草像起舞後睿宗省西都設會有二假像簪笏服紫騎馬踴躍王怪問之左右告之故王爲之感慨官金樂孫及公玄孫勁又輿地勝覽云公死爲谷城城隍之神而其子孫亦謂守墓者或不謹輒有咎世之君子或不能無疑余竊謂不然昔莊子云傳說死爲列星子厚謫死其神降於州廟食羅池李儀以醉慢暴死退之載諸其碑其他如伍子胥關壯繆之赫奕靈異襍出傳記者皆不可誣蓋人之生而有威靈氣欲者死非其命其精爽傺侘怫欝不隨以滅往往恍惚

變化驚動生人是亦理之所不能無者雖然若公自
有敝天壤窮宇宙而不泯者存又何足區區論此哉
墓本無碑今年甲子大顯始與其宗人謀屬銘於祖
淳謂祖淳外裔也嗚呼公之歿今且千年玆或有待
而然歟辭不獲亦不敢固銘曰
中係緜緜谷云出先史著光海或後式遷籍平於今
厥有賚田烈烈太師天爲有麗弧矢維威干城維姿
弓淫自絕造攻于鐵太師炳機欻發電掣翊戴神聖
而往劃正左洪右卜同德玄慶操鷄搏鴨贊基肇命
羅顚吕革甄僭肆逆鍾簴動移圭冕改易王謂太師

與邦其厄予其卽戎汝吉師中輕騎五千鏖彼八公時乎不利力屈智窮逢類齊君紀誼重疆喪元爲勇捐軀曰忠王隱太師死愈元功肖髣如生鑄蠡惟工合其遺體窀穸以禮三封屹起悲方之坻太師爲臣桓桓絕倫太師云亡凜凜其神吳胥驅潮漢壽司巡恍惚赫翕顯護生民太師行慶十世其昌振振不億彌散八方爲庶爲淸或賓于王其麟其鳳昭代之光摛光述德大書深刻遙遙外昆金匱之職想像風聲千載如卽太師不朽我榮無極

鳳川祠碑

惟南海縣在海島中縣之東有竹山里其下有鳳川川之上有祠曰鳳川祠卽故左議政忠文公號踈齋李先生遺像虔奉之所也島人士何以祠公也公白江先生之孫也脈胎前光紹服遺訓道義文章爲當世所推卓然君子人也二十三而擢文科二十九而中重試三十而陞通政三十九而秩嘉善四十四而陞正卿四十九而入相府　景廟辛丑與首相金忠獻公忠翼趙公從父弟忠愍李公於　上前冊　英宗爲儲旋棘置南海明年被逮至漢津受後命以卒後三年復官贈謚立祠露梁宣額四忠世所稱建

儲四大臣公其一也公立志則以衛道闢邪自任事君則以盡知竭忠爲節君子恃而有周小人憚而懷嫉故雖受知明主致身三事然自丁酉以後蓋靡日不憂心悄悄也己巳士禍也被謫寧海五年而移配南海遂構一小齋取賈長沙鵩賦語扁以止坎及建儲禍作復遷南海則葺其舊齋而改其名曰習坎未幾及於禍公前後謫是島四五年以忠信孝悌之道敎其人故島人士公在則服事之如師公死則悲慕之如親百年之間其澤愈久而愈不泯其愛逾遠而逾不諼此尸祝之所由起也 正廟庚申島人士與

晉陽諸儒合力剏祠距習坎遺墟數里而近旣又裹
足走京師摹露梁祠像歸奉之乃以碑屬祖淳島人
士誠君子徒也竊惟天之生人也直然喩於利者梏
其性而爲小人以身殉道者君子之心不愧天也當
辛壬杌隉之際 君王有疾 儲嗣靡屬 宗社之
危凛如綴旒彼凶黨逆豎初豈無人心哉然乘其勢
逞其惡終至屠殺忠良干犯倫常者無他利其一時
之利而已嗚呼公與三大臣身殲而不知悔家覆而
不知恤惟存國衞 儲是知而不知其外殆所謂安
社稷爲悅者歟然古之安社稷者往往身安家厚無

後災未必有具五刑湛七族之患然後能辨夫具五
刑湛七族豈公之所悅所欲有甚於所惡身與家可
亡心不可以愧天也向使凶黨計售　儲位必不保
儲位不保衆寃必不白公亦的知其然而無所懾者
義利之辨明乎心故也然而　儲聖龍飛凶黨竟敗
衆寃悉白國是大定此豈公與三公之所能必固國
家靈長之福與天無疆而福善禍淫之天信不可誣
也孟子曰吾必取熊掌矣此義也孔子曰有殺身以
成仁此仁也君子取義而成仁又何憾焉昔寇萊公
爲小人所擠死於雷雷之人至今祀之是島之祠公

也亦宜且公所遭又有如寇公者始四公謫而　景廟疾不省也一日　景廟臨筵忽問左右常見有白鬚相臣登筵今何在蓋公於諸相髮最白也凶徒皆縮頸不敢對此與宋眞宗吾目中久不見寇準絕相似彼凶徒雖拚死諱　聖疾亦何益哉千世在後多見其不自量也噫

仁賢書院廟庭碑

道原於天而行之在人故曰人能弘道人可以弘道而非聰明睿知拔乎萃者不足以爲教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所以君天

下而師萬世者也我朝鮮僻處海左人物之闢邦國之建未有知其所自來相傳檀君與堯並立以玉帛遣子朝禹蓋慕東漸之化致其敬禮如越裳之獻白雉而已其爲治也非有神道之設人極之立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聖故雖歷年踰千其民狉狉然鹿豕而已貿貿然木強而已然而今其曰小中華者由殷父師始也父師而不作殆至今夷狄而已矣父師之學洪範九疇也九疇者洛書也禹得之以受天命父師演之以傳武王猶伏羲畫卦而文王演之以授周公也父師慟殷祀之將墜矢微子以罔爲臣

僕然佯狂爲囚不忍遽死者萬一冀天之悔禍也及
狡童自絕其命天下一心宗周因其訪問告以彝倫
之叙然白馬東來自屛夷狄之地以踐矢啓之言周
人之封因之以爲賓非父師徼惠於周也故孔子贊
易則曰內難而能正其志論仁則曰殷有三仁焉夫
正者道之大本仁者天之元德也正且仁非聖人孰
能與焉父師不鄙夷我人以八條爲敎漸之以仁義
導之以禮讓居之以宮室飾之以冠裳飲食之以籩
豆以之井其地而制之田使鹿豕者治而爲人木强
者揉而爲善幾千年夷狄之域用夏而變道彬彬然

與中華爲一故中國之人謂之小中華言其俗則華而其地則小也非言其俗之小於中華也嘗試論之天雖生人亦不能教人故夷狄之於中國其類雖同其習相遠者無他夷狄之竟任天之生而已中國之始有聖人教也向使中國而無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中國亦夷狄也朝鮮而得父師故夷狄亦中國也父師之爲師繼天立極之道也父師之爲君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術也噫聖人之於人其功澤若反多於天譬則人生於天而父母加親焉父師之於我人其萬世之父母矣乎雖然父師之生天也俾

父師東來亦天也非天之眷佑我人者耶不然八條之教九疇之學將之南之北之西而何所不可教平壤府卽父師故都也故有崇仁殿祀之以君道也有仁賢書院祀之以師道也院之刱二百有餘年迄無碑府人士具幣以請敢薰沐以書

淸聖廟重修碑

我朝鮮介處左海壤僻而地小故見聞不出於域中文獻無徵於天下然其人柔而好善向慕中國故檀君並立於堯年塗山之會扶婁執玉帛朝禹殷太師白馬東來設敎王儉之墟於是乎人文闢而禮義立

上下數千年間學道者以周孔之道自任言治者以三代之治爲準郁郁乎彬彬乎至我朝而殆無餘憾蓋論其禮樂制作之盛人物規模之大雖不敢比匹於中國至若右文治斥異端建學校刱祠廟以尊尚聖賢扶樹風教雖中國之盛且大未或過之大槩夷夏之別在人文之闢不闢禮義之立不立而已居是邦者豈可以壤地之僻小不以中國之美自待而自安於夷陋可乎黃海道海州之地有山曰首陽山之名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山之下有洞曰清風洞之名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司馬遷史記言伯夷叔齊義不

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采薇歌而死孔夫子言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嗚呼二子之死實在朝鮮之是山歟雖然是山夷裔之地也二子中國之人也二子之死何由在是山天下之地名固多有相似者是山之名適與中國之山相似而二子之死果不在於夷裔之地歟山固然矣若洞之名思其義非二子之實不足以副其名山之名固可以適相似洞之名無其實何以命焉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使二子之隱之死在是洞之地民到今稱之曰淸風不亦宜乎且

不知中國之首陽亦有所謂清風洞者乎我　元孝
王辛巳州人士議祀二子於是洞觀察使以聞　王
特許之御書賜廟額曰清聖此我朝祀二子之始也
是洞之傳名無慮幾千年二子之祀歷三韓兩麗至
是而始舉豈地之顯晦禮之廢興自有其時而然歟
今　上二十八年戊子觀察使沈公能岳與州人士
重修其廟貌以其文屬祖淳廟之作今百八十有餘
年矣重修者又屢矣前人之述已備顧復何言雖然
祖淳竊嘗疑二子所隱之山卽朝鮮之首陽非中國
之首陽何也按史記註謂首陽有五若並舉朝鮮之

山將五者六矣何同名之多也隱者避其地泯其跡之謂也中國之五山二子皆可隱而朝鮮之一山二子不可隱歟疑一也又謂凡五所各有按據夫二子一而已之隱之死當一所而已五所安得皆有按據疑二也又謂孟子云二子避紂居北海之濱莊周亦云二子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避之以行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如孟子云朝鮮之海亦北海也蓋中國之地勢不與所謂北溟天池者相接而碣渤之海東極而疑於北故自齊魯之東幽燕之南遼之西東以至靺鞨之境皆稱北海如蘇武牧處朝鮮之北界

也後漢之郡治齊魯之東沿也朝鮮在燕遼靺鞨之
間此其爲北海之明証疑三也如莊周云二子旣避
伐殷而行理當遠適以遯乃反彷徨於岐豐之近地
必無是也疑四也古者政亂道喪則聖賢多遯跡不
與世相聞故少師陽擊磬襄皆入於海海者東海也
孔夫子思乘桴居九夷九夷者東夷也聖人知東俗
之柔善君子可居故必以東爲歸惟老聃西之流沙
而其端與吾儒遂異由是觀之箕子之居王儉未必
非擇地而蹈二子避世與箕邦接壤何不可之有況
海州之山多薇蕨可異者乎疑五也自古中國之稱

首陽苟有確指疑固無從而生自古中國之稱首陽未免傳疑疑安得而不生噫嘻我知之矣中國之傳疑無他以二子之隱在於職方之外中國之人不知其地之爲何處而徒聞其山之名首陽不信海外之有首陽而徒見中國之多首陽故終不能確指其地而紛紛爲可笑也然而自古朝鮮之人見聞未廣文獻未備雖能指其山命其洞亦不敢斷二子之必於是隱其視註史記者之自信不亦悲哉祖淳嘗以此疑爲序贈貢使俾質之燕中之學士大夫學士大夫見之但曰眞健訟者也朝鮮既戴殷師去復欲攘二

子耶終亦不能明其不然意者合於理則不能奪也歟其後又見唐李渤言首陽亦以朝鮮爲定論渤博識名世之士其言必有所徵據而然吾何爲不自信遂粗載於此以告夫海之人雖然二子萬世師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念舊惡求仁得仁使是邦之人知二子之必可師景慕之不懈柯則之不已則皆將爲聖人之徒山雖非眞二子之祀固有光焉反是而居祀之名遺祀之實何與於扶倫常重禮義哉山雖眞亦何益矣復以是耿耿焉

吳忠烈公帶囊塚碑銘

昔魯仲連恥帝秦欲蹈海而死秦軍爲却仲連非明春秋者然片言折新垣之口奪強秦之氣則天下萬世之人與其爲高士而慕尚之非所謂知恥近乎勇者歟勇者猶然況君子之成仁乎此文信國所以獨立於天下萬世者也今以魯連之勇合信國之仁又曷以稱焉嗚呼我朝鮮丁丑城下之恥尚忍言哉據天險四十餘日爲將帥者黽勉登埤不敢發一矢相向爲宰相者縮頸袖手不能出一策辦賊伈伈然坐而待斃可謂國無人焉然惟是斥和諸君子沫血灑涕固請君臣上下與孤城同糜碎以答 高皇帝

顯皇帝錫命再造之恩何其烈也向使其言見用君臣上下決一死背城戰城中軍民將不下三五萬當時虜亦疲矣以數萬必死之士蹴旬月已疲之虜其勝敗未可知設不勝而亡其風聲威烈可以震天下而聳萬世其視夫忍痛銜寃苟全而遺耻者相去果何如也力屈智窮而不忍墟其社稷者常情一時之私痛也天下無不亡之國而義不可屈於虜者君子萬世之大經也以匹夫之身立萬世之大經者蓋千百年千萬人而董一二有何同時孤城之中以斥和自首視死如歸者至於十一人之多也尚可曰國無

人焉乎哉然而主和賣國之徒外藉強虜內脅吾君
盡縛忠義之人以先牽羊之禮何哉冰炭不可以同
情薰蕕不可以同器君子小人勢不可以兩立也夫
降等耳縱使虜舉三學士之名而索之亦不過迫吾
降降卽已矣不降亦已矣自首者亦多人矣終必以
三學士塞於議降之後者庸詎非主和者之志耶噫
其忍矣故尹吳兩學士相謂曰彼欲借我盡殺一時
名流兩學士旣求仁而得仁至此寧復怨人而誣人
其必有如見肺肝者矣嗚呼悲夫祖淳嘗見淸人所
撰開國方略者其書三學士死節曰倡議祖明敗盟

搆兵既又見其文獻通考者其論朝鮮曰明之末年未嘗終始叛明猶爲重禮義之邦也噫議者尊攘之謂也祖者衞助之謂也其人既殺矣猶不沒其忠義之實其國既降矣猶明其不得已之情虜亦有人心乎然則彼脅主戕賢之輩雖微功於虜與我之間愈足爲夷虜之所唾罵而不自覺不亦哀哉傳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天將以萬世之大經任之三君子之身故黙誘小人之衷以阨三君子而成就之天心不其然乎嗚呼魯連陪臣也其心不出於尊王跡雖高辯實涉於從横信國宋臣也其義宜死於虜忠雖大

人亦可以企及惟陪臣爲天子死夷狄得夫子春秋之大旨者天下萬世其吾東之三學士而已矣乎今上甲申忠烈吳公之孫慶元謂祖淳曰始先祖之被禍也洪尹兩公皆以衣冠葬獨吾先祖有所佩黃錦囊及遺衣帶陪奴奉而歸公繼配南夫人謂招魂而葬非禮也常佩持其帶囊日夜不暫舍及夫人卒葬于龍仁縣慕賢村坐子之原與前配申夫人成雙墳焉以遺衣帶囊瘞于雙墳間先祖遂無墓矣慶元懼其世遠而浸滑也欲樹石而標之公文正孫也求是文舍公伊誰且先祖雖蹈義而死實主和者之所甘

心也而世之無恥者或謂主和者未嘗鍉覩吾先祖
也公不可以不明祖淳曰然人之死也體魄下降塚
墓之所由設也魂氣上升焄蒿之所由感也若公之
死體魄所降雖不知其處英魂正氣必不安於腥羶
之域風馬尻輪安知不隨帶囊而東歸乎然則帶囊
之塚雖非公體魄所藏明靈之所憑依子孫之感焄
蒿不專在於是歟烏可以不碑乃謹述公成仁之大
節盥沐而書之又撮公平生而系之以詩詩曰
首陽之吳族簪紳華胄遙遙繼振振慶積善累厥感
帝帝降我公筏迷津萬曆己酉夏之季其日初八其

時辰達濟其諱季輝字伯父楸灘曉雲親母崔夫人
洗馬女女儀無惩教自娠蘭薰醴源性並習孝友從
幼富不貧十四擬進討虜疏遼瀋皆沒歲在辛乙丑
委禽娶于申再翌司馬登成均滄溪晦谷皆同榜至
今追思亦彬彬廿一苴杖考憂宅廿五癸酉腹悲呻
戊春射策魁別試其文爭誦傳世珍初拜典籍秋榮
覲續絃南楣追明春歷郎禮兵入雷肆薇垣柏府遷
官頻丙子由副陞修撰八條懇懇時政陳是年夏五
斥虜和凜如胡生誅檜倫聲名赫赫動朝野自此無
奈忤憸入冬十二月日甲申牧馬東嘶漲腥塵公時

徒步上南漢兄弟相携扈去邠却聯忠貞拜短劄雄
辭直氣兩嶙峋請斬憸人警大衆　聖志堅守膽與
薪督戰御史徒名耳義惟自靖爲潔身憸人挾寇訌
君父謂言急索斥和臣惟十一賢爭就死同心同辭
不逡巡　聖主垂淚不忍決廷議紛紜日因循公復
慷慨語忠貞子與吾可塞强隣忠貞欣然共草奏虜
劒雖利臣不嚬羣奸迫脅計愈急悍梜驕兵鬧楓宸
萬人哭送西門道哭聲嗚嗚干蒼旻蒼旻憯憯白日
苦春風南冠隨北輪路上三裁寄兄札慰母與妻詩
凄新胡兒嘖舌誇忠純獻以肴羞敬如賓瀋關深黑

呀虎窟禦猶競肉血染唇公抗其辭罵羯狗虜敢殺
公不敢嗔首夏戊子是何日公乘浩氣奄歸眞北方
不可以止些畫見犬羊夜鬼燐化爲蝴蝶托君夢平
生神契如飲醇古來人生孰無死孟云取義孔成仁
天常人紀永不墜民免禽豚繄公神公神在天如日
月光華先被左海垠　列聖銜痛憫不弔褒奬節義
垂恩綸贈之上相謚忠烈侑祠錄後勵臣民龍阡雙
墳屹相並兩配後先卽玄窀遺衣帶囊其間瘞行人
指點滌沾巾嗟爾賢嗣思不匱白首乞文謀貞珉余
搦形毫屢扼肘二百年事如隔晨嗚呼天壞復地塌

公名公靈乃可湮

墓碣

同知中樞府事李公墓碣銘

玉局齋李先生以三山尙書之從子丹陵處士之介弟浮沉蔭道三十年事功無所著見而歿然其在世也自人主之尊公卿大夫之貴皆曰斯人也章甫韋布之老者皆曰某甫其少者皆曰某丈婦孺之無知輿儓之蚩賤亦皆曰某公重之者若將以嚬笑爲月朝愛之者如愛其親戚而不自知是豈但尙書處士之光烈庇其子弟哉惟公樸古曠淡之姿忠厚退讓

之心汎愛仁親之術卓然有古君子遺風餘韻卽之
者心醉聞之者懷感淺深雖殊名譽無差及其歿也
人無知不知又莫不同聲而惜之相弔而悲之至于
今墓木已拱而人之慕之彌遠而彌不能忘也公諱
運永字健之韓山人牧隱先生十四世孫也公以
景宗壬寅生少時嬰疾垂絕母夫人持藥器勸之昏
不省匙滴下亦不入遂置器而泣公忽開視曰何疚
傷至此夫人曰汝不飮藥是以泣耳對曰若飮此母
心可慰乎仰手拭其淚強扶起一飮而盡復臥酣睡
已而獲甦人皆異之　英宗己卯中進士明年除洗

馬時新喪兄父母慽甚公不忍離辭不就辛巳壬午
春丁考妣憂毀甚幾不支服闋除副率　正宗爲世
孫時也既而仕滿當遷因召對以好學陳勉侃侃屢
百言多有切直不避者　世孫改容答之既數年復
入桂坊　世孫喜曰臨去勉學余常念也既　登極
見公則猶稱桂坊舊僚及公子羲淵筮仕　上詢公
安否曰歸傳不相忘之意　聖眷蓋如此丁亥由典
設別提轉漢城主簿入刑曹歷佐郎正郎出令金城
縣縣接金剛山公與水青樵夫寶月山僧入山遍賞
內外名勝唱和不絕筆跡多留懸壁絕崖間至今楓

始丹寺僧輒具牒報縣始自公時云辛卯陞沔川以親嫌解歸復以翊衛監黃㵎縣尋坐刑杖違式配其地大抵公治法主淸簡然必以敦風敎訪異行察民隱爲先　文孝世子生赦拜司僕寺主簿入輪對　上固問所懷三以無對　上曰雖非本寺事豈無可言公乃陳在黃日所見孝子烈婦其行合襃者承旨以格外請推考　上亟止之立命旌閭給復　世子冊禮成由工曹郞特移司禦蓋自　莊獻至此歷三邸也乙巳出守錦山郡歲侵上司不許賑遂捐廩私哺民免流亡郡東有趙先生殉節故地而七百義士

塚在其傍公作招魂之辭以侑之改竪高靈峯碑閣錄吉冶隱庶裔于鄉案其爲政不苟可知然疎直自信待上司不事修飾由是居中考 上問其故笑語公曰自今宜叅用俗規也己酉遷奉 顯隆園公以舊時宮僚陞通政階爲敦寧都正尋拜五衛將僉知甲寅陞嘉善爲同知中樞府事旋通擬副摠管未及拜而以正月十日卒享年七十三葬龍仁鋤川之向庚原初配豐川任氏府使行元女繼配晉陽姜氏叅奉奎煥女皆有婦德二子羲淵任出羲玄姜出並牧使側室子羲風公貌黧而短恂恂如澤癯野老入則

偃朽櫨古藤上出則乘小車飾以羽一力推之而去見者頗怪不顧也家貧烟火屢絕掃室端坐手一卷吟哢自如眉間隱隱有天際想也篤好人倫風韻遒長平居同堂羣從十餘人日夕相提携飲食言笑湛樂融融與人傾倒雅謔間發賢愚各得歡心然見不是處輒正色規勉不少假借在錦時一宰相愛奴田之錫介公從子某請曰錦峽多帳外爲我圖之公以書報曰公平日藉手惟淸白一節今以一時恩典犯在得之戒不爲晩德之累乎尹文翼公聞之歎曰可謂愛人以德者矣酷愛圍碁或達宵不倦至老猶然

先君子得成川玉遺公治爲局置諸座仍自號玉局齋云羲淵氏以狀及常齋李公所爲誌屬祖淳書碣祖淳通家子也自生髮始燥已被公提挈拂拭童騃甚又早通籍長在禁中不克卒御於公盡覩其全然猶可以髣髴其萬一若得之諸父兄士友之間者則亦莫如祖淳之知之詳悅之深而景仰之終身也苟欲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公之爲何如人古所謂貞不絕俗和而不流者庶幾近之世系及子孫詳在誌與狀並略之獨書公高行之過人者繼之以銘銘曰

松栢之貞高兮性與之通塵世芬華兮眼與之空善

戲謔兮人不厭其笑蓋從容於法度之中生不施其澤兮死令後世悅其風

副校理贈副提學申公墓碣銘

恕庵申公歿且八十年餘而墓未有麗牲之石嗣孫緝操其狀請余曰昔公家農巖三淵兩先生以道學文章典型儀一代而嘗推吾先祖爲後進眉目兩家之有特誼舊矣非公誰銘吾祖者矧太史之職於公歟祖淳不獲以不文辭謹按公諱靖夏字正甫平山之申出高麗太師壯節公崇謙累世至我朝有諱槩爲左議政事 世宗著名德諱鏛判書己卯士類也

有孫曰砬以武顯威聲震北邊壬辰禦倭寇殉于忠州之㺚川是生諱景禎翊　仁祖擧義策靖社元勳官領議政平城府院君於公爲高祖也曾祖諱埈亦與勳籍判書平興君祖諱汝栻牧使贈判書考諱瑜贈司僕寺正妣恭人李氏泰郁女本生考曰領議政平川君琓兄也妣曰貞敬夫人林川趙氏監司遠期女也始牧使兄縣監諱汝梃取議政爲子通德早卒無嗣議政命公歸其宗故牧使與縣監於公互爲祖與本生祖焉公生而秀異絕綺紈態弱歲通經史不肯事博士家言力學爲古文每著述出諸老先生交

口歎賞之一時諸同輩士友聲名皆出公下 肅宗
乙酉中增廣第丙戌薦爲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
注官丁亥遭議政公喪明年相臣崔錫鼎謀釋逆賊
閔黯妾子緣坐引議政公辛巳獻議語傅會其意請
於朝諸黨人並緣其說爭譁以爲證公痛先志之未
白乃與兄平雲君聖夏聯疏卞之 上優旨慰諭之
服闋陞侍敎兼侍講院說書每侍講因文敷義明白
懇切述春坊故事論典學之要以進之又言 世子
講易太蹴宜復講四書從之冬陞典籍歷騎曹郎侍
講院司書辛卯拜司諫院正言上疏極言淸差接伴

之臣受咎辱國之罪仍盛論春秋大義以及　孝廟
密勿之謨末言願　聖上毋徒責臣工必奮發繼述
以圖自強之策尋丁李恭人憂旣吉拜弘文館副校
理公故爲李相景奭外裔李孫厦成疏詆宋文正公
也公名列疏下公實不知也館錄諸公以爲疵至都
堂會圈公議復惜之始與選公不甚辨亦終身不就
館職甲午移獻納兼中學教授是秋檢田于湖西仍
試士時稱其公明乙未出爲北評事飭戎備以謹邊
圉興學政以明教化丙申春以獻納還朝時家禮源
流之訟起而　上右尹拯甚力罪鄭公澔趙公尚健

取文純權公尙夏所撰跋文火之於是逆賊李眞儒者拯黨也闖機投疏又入對噴薄詆誣善類 上惑其說處分愈顚倒公慨然憂憤上疏屢千百言痛卞其是非邪正之分冀有以悟主聽而挽世道辭甚切直 上不納遂示未安意拯黨乘時又紛然請罪公竟違召罷公素清羸自春寢疾是年四月卒距生辛酉得三十有六歲卒之日公卿大夫士之知公與不知公者咸曰斯人至斯歟 英宗三十五年贈公弘文館副提學以孫大顯貴也始葬廣州大石里議政公之墓前其後移雙嶺向巽之原實牧使公同兆也

配曰昌原俞氏判書得一女與公生同年後公十八
年而歿貞固持門戶亟有賢稱二男曰晧晌側出曰
誾四女曰右尹李時中佐郎金漢佐生員金黙叅議
李得培晧無后以從兄郡守曙子縣監大權爲嗣女
適李顯吉晌亦無后子族兄子大顯武科今叅判女
適辛錫觀誾二子大協大業三女李濟德具宗烱金
處平李時中子義直叅判女申在周進士金漢佐子
復柱晉柱縣監師柱縣監女尹永烈縣監金黙子載
順叅判李得培子端會出系系子翊會郡守女沈能
翼校理金載璉侍直大權一子絹二女洪秉直李羲

元大顯繼子絅武科前監察二女金履祜進士李光益前兵使大協子綰女李鎮明緝子命泓女金盛淵餘並幼祖淳幼時聞長老之相豔道者公性潔而端如遯士莊女之不可狎貌瑩而澈如寒冰美玉之不雜塵壒氣平生所嗜好惟山水文章而已凡世之芬華名利得喪之關視之泊如也有亭在廣州曰石湖每休沐之暇輒歸畱連徜徉嘯傲飄飄若遺世獨立其所與遊又皆當世文雅矜修之士而事我農巖文簡公尤謹有終身景慕之思焉蓋其夷白孤迥得諸天賦而觀感琢磨亦有所自故其風流韻響藹然被

於薦紳學士之間至于今愈久而愈不可泯其詩文遒麗靚新足成一家格亦近世所難也有集若干卷行于世恕庵其自號云銘曰

平城桓桓虎變鷹揚披雲浴日鍾鼎旂常爰及平川纘武衍光公毓其英瑞世之良朱門畫戟梧碧鸞翔珊珊瓊珮燁燁霓裳下與塵寰醫彼膏肓帝眷寶臣遽招巫陽水月鏡花人去聲長石湖之亭雙嶺之岡生乎其寄歿也其藏旣豐而嗇維詩以昌

先祖掌令公墓碣陰記

我掌令先祖墓碣卽大學士虛白成公俔撰成均進

士洪公彦國書竪於正德十六年辛巳寔我　中宗大王十六年也距今　上二十年庚辰爲三百年碣趺年久有缺是春爲大風所擠折後孫履載時觀察本道乃採石于大邱將改竪而舊刻字漫不可摹議使後孫中貴顯者書之適後孫炳觀藏退溪李先生行書此碣銘及先祖妣淑人金氏行狀承旨公碣銘共一卷蓋炳觀先世有爲先生門人者請先生書以傳家也觀察取其卷送于京師諸宗且詢用後孫書與先生書孰勝不肖祖淳曰先生書固善後孫雖貴顯孰有如先生之大賢者乎請以先生書爲刻宗人

僉曰然遂使工敬摹而刻之嗚呼昔宗人之請先生書先生之爲之書豈必有先知於今日然自今日觀之眞若有待於今日事固有不偶然而然況數百年間屢經兵燹此卷猶無恙者亦可見先生德化門人之深隻字片幅人皆以性命保之也今以先生之書重竪爲碣豈不增光我先祖之盛德也哉先生書卷後又題曰碣文中西北一道之一疑當作馹馹與一音同而誤作一也不然不應言主於驛路之弊而泛稱西北方一道也先生此辨又的當無疑故今刻一道之一謹改爲馹以從先生之言云

同敦寧李公墓碣銘

昔惟我　英宗大王壽考作人久道化成凡厥有猷有爲則莫不錫之福于時文武俊彥之士疏附先後賁筐鏞而屹干城用共躋于昭明然制治之本本固邦寧故其任子補蔭近民理邑之臣亦皆以惇德允元爲先自結人主爲心聲名卓然爲西京良二千石者磊落相望而若其優於爲善厚於受祉故同敦寧李公尤卓然之著者也公諱明中字尚聚我　莊憲王別子廣平大君之後也高祖諱逈掌令贈贊成曾祖諱重輝蔭郡守贈領相祖諱濡領議政謚惠定考

諱顯應蔭縣監贈吏判仁而喜施談者謂其後必蕃
妣貞夫人豐山洪氏贈贊成重箕女永安尉柱元曾
孫寔生三子公其仲也公以　肅宗壬辰生幼俊茂
有氣岸爲惠定公所器重十六而娶淸沙金相國之
女婉順有女士風相國甚愛之難其耦及見公卽歸
之未幾隨相國讀書鄉廬有虎至庭公逐之掣其尾
於門呼徒人搏之相國大驚亟止之　英宗壬子遭
外憂辛酉中進士甲子授　獻寢郎時諫官有疏彈
金相國者而語侵及公遂不仕丁卯以監造官勞陞
六品歷濟用主簿戶曹佐郎明年陞正郎差眞殿都

監郎出令江西縣縣古有里社穀以補貧戶之不能輸租庸者久遂廢公慨然首捐俸復之江民至今賴焉癸酉拜金城縣令不赴復郎戶曹董修眞殿　上嘉其能嘆曰眞戶判才也一日　上賜酒於前教曰君賜也不敢不盡公素無戶皇恐盡飲　上笑曰郎大醉矣又賜之饌公逡巡不卽嘗　上問之對曰臣有母欲遺之　上命裹之歸仍命直陞州牧旣而黃州缺　上知長銓與公有親嫌法不當擬命勿召長銓使亞銓開政遂拜之蓋曠典也黃田賦紊民不堪公卽改量而平之己卯除晉州牧晉素雄繁例用文

臣爲倅多疎闊吏事州隨缺至是朝廷革其制用蔭
吏聲績者首屬公公以母老途遠屢辭 上疑其占
便命配其地無何宥還除工曹正郎出牧坡州時憫
旱 上覽畿邑得雨報至坡州 上喜曰此狀甚善
田野之色在予目中甲申復由戶郎通判原州丁亥
爲宣惠郎尋遭大夫人憂服闋除司僕判官俄又入
戶曹庚寅守醴泉郡寺奴婢爲嶺南鉅瘼醴與傍數
邑其害尤烈每刷官至逃故老者不聽免女未字者
以木筋夾其乳榨之驗湩有無用是隸寺案者他民
擯不齒男女往往至老死不知嫁娶寃毒萬狀公蹙

頞曰是宜干天和會審理使過嶺公謁曰大夫還朝
上必問嶺民疾苦願以寺奴婢爲急是不難若悉除
厥額而勿遣刷官別設良丁防軍收布以充代公與
民可兩便語懇懇不已審理使感其誠歸奏一如公
言命遂行其法是年郡有歧麥之異癸巳爲利川府
使歲大饑殫心賑濟流民歸者如市　上分遣繡衣
廉視諸賑邑驪州多流亡罪其倅特賜公璽書表裏
以奬之甲午遷平壤庶尹旋罷乙未牧羅州大修州
城重建錦城館而民不知役命加通政階仍拜僉知
中樞府事大臣以數遞請仍　先王初元特遷鳳山

郡守坐他事奪告身明年　上思其善治特命叙用
俄拜安岳郡守俗獷猂難使於是取李文成鄉約會
鄉子弟而講行之一境聳勸戊戌廟剡尹廣州府城
久圮無完堵乃謀諸守禦使數月畢繕守禦使將請
褒公固辭不得進秩爲嘉善大夫遷洪忠道觀察使
公自以蔭仕至藩臬古不恆有力辭不拜時人難之
以副摠管扈駕　寧陵　上臨廣府將議蠲恤顧公
曰何施而可對曰減田賦則有土者偏蒙而無田者
不與不如減糴耗則貧富可均霑　上從之旋同知
敦寧義禁兩府事庚子公長子叅判公被臺啓屛黜

公亦退居于歸鹿山中壬寅特除摠管惶蹙不敢膺是夏公弟判書公又罹獄荐棘海島自是震剝八九年家益陵替而公愈愼約自守及臺啓停島案滌則公又感激恩造輿言必涕已酉八月十七日卒于京師舊邸享年七十八訃聞賜賻祭如儀十月葬于楊州蘆原海東村之北原始金夫人少公一歲及丁未夫人七十有五而行重牢之禮其冬夫人卒公自擇地葬之廬其右常臨其上謂諸子曰此吾室也他日愼勿改至是諸子用治命合封而夫人向巳公向丙卽所謂歸鹿山也四男義翊文叅判義獻文通政義

教蔭通政義悅前府使二女洪元燮蔭叅議韓用龜今領相側出二男義根武折衝義聞義翊子壽淵叅奉吉淵女徐稷修奉事趙鎭球郡守義獻子文淵進士復淵武今副摠管能淵女趙濩朴崧壽金鉉張厚根義教子奎淵前縣監庶子璧淵女尹宅善沈宜慶前郡守義悅子止淵文今叅判晦淵今郡守紀淵文今叅議來淵女尹審求進士徐英淳前文學洪元燮子顯圭集圭牧使勝圭文棫理穉圭前副率女沈宜輔韓用龜子景履判官女趙原永今牧使金鐩今文學義根子鶴淵今武科義聞子喜淵壽淵系子寅臯

女黃鍾玉尹慶友金膺淵吉淵子寅先徐稷修子有
璟進士有琋趙鎭球女李憲瑋今奎章待敎文淵子
寅斗復淵子寅達武宣傳官女尹晚植寅達子元夏
趙瀷子元植佐郎允植朴松壽子齊堯齊舜齊文奎
淵子寅儉尹宅善子晃求璧淵子寅祿止淵子寅皐
出系寅喬晦淵子寅禹女金在性紀淵子寅夔生員
寅稷顯圭子鍾遠前敎官鍾浩進士集圭子鍾英進
士鍾茂鍾華鍾薰進士勝圭子鍾應穉圭子鍾馨其
餘幼不錄內外孫曾總八九十人福履之盛近古所
罕也公稟性寬厚器宇軒盈心不設畦畛行不喜文

飾待人接物脫略苛細辭氣薰和未嘗發人過失弟若子姪咸列卿宰門闌輝映賓客輻湊公顧恂恂如不踰人者平日遊蟻不踐蓄鷄不食莅官鞭人不見血與百姓語如誨嬰兒理屈者期其自反識迷者牖之使悟親戚之相訟者與之酒而兩解之民皆感服而吏之無良者亦曰不忍欺我侯也去則立碑思之篤於內行事大夫人與兄右尹公及弟判書公左右怡愉務悅其心在黃原兩州爲大夫人壽集州之男女耆老宴于內外公堂公夫婦親視酒漿各盡敬禮兩州傳爲盛事大夫人鍾愛判書公每於公任所思

念不已公必先意承奉數分廩以獻爲之制產嘗見
其營宅則立斥所愛駿乘而與之及大夫人歿兄弟
日相聚愈益融融判書公之四海也辭於公曰弟行
無返理惟一子不能忘耳公曰我在無庸憂自是得
一味必分疾病躬自埀涕執藥終始無間也宗人之
主祧祀者貧不能屋亟撤其亭材建別廟使奉之親
戚故舊喪婚不時則代爲辦具孤窮無托者衣食之
于家雖屢典州郡俸廩隨手而盡及晚年處否家人
屢空而晏如也祖淳竊聞公素爲儕輩所推重而
元陵亦灼知公才每當策士　上輒問公赴試判書

公嘗爲讀券官敎曰卿兄老儒呈券必早幾券以先卿勿與焉侍臣莫不相視動色然公券前後凡三被選皆以告見拔噫豈所謂有命焉者耶向使公遭際風雲展其蘊抱聲名奚止於良二千石哉雖然公耄耋不愆如其壽也盈謙窒亨箎康寧也孝友敦睦德之好也生順歿寧允考終也九五福聖不言貴富則非公所屑其四公皆有之不亦偉歟然而積善不食天報在後椒聊者其盈茅茹者其英昂昂乎其未艾其視夫世之極富貴於平生而眇福祿於身後者又何如也銘曰

喬木之蔭以庇其民不盡之福以遺其後人鹿阡之
靜秀兮天與宅而佑仁

縣監尹公墓碣銘

有高弟子於文成李先生曰滄浪崔公諱濬其女之女鞠于外氏淑德而懿行旣嫁于梧陰相公之門生子則端良方正爲世所稱余嘗疑小學篇首何先婦人乎今讀公之狀乃知子弟之賢必有所自來者著矣公諱世遇字慶會海平之尹自羅麗多聞人入我朝梧陰公及其弟月汀公益彰以大梧陰諱斗壽謚文靖公其玄孫也曾祖諱暉號長洲工判贈領相謚

章翼祖諱建之監察考諱堤妣洪氏府使興祉女卽爲崔公之外孫者也公幼而穎秀詞華英逸年十四發解又屢魁泮試蔚有聲譽當時文學之士莫不樂與之遊然賦性簡雅氣度温粹不喜馳逐以經史自娛於論語尤潛心玩繹故其仕止進退多中其節者此也晩中司馬拜　永禧殿叅奉復換　濬源殿以疾辭旋以山陵監造官陞六爲禁府都事時光南金公死於獄而鑴堅之黨將潛謀逞兇公方便周防使不敢肆己卽棄官去甲戌更化始除連山縣監歲荐歉公竭心喣摩傾廩賑濟流亡還集道無捐瘠及公

之歿民莫不悲歌思之公以己卯某月歿壽五十有
九而洪夫人猶在堂嗚呼悲哉某年月日葬於梧陰
里先塋下酉坐原夫人全州李氏祔左海寧君伋之
女公內行純至事洪夫人未嘗有怫志戾容其有疾
病則扶持慰藉夜不解帶六旬如一日醫嘗言當用
某藥而貧不能辦卽賣單婢具以進姊子金氏兄弟
早孤家貧乃收養而敎之有登科至亞卿者噫使公
而顯用於朝則才可以黼黻王猷術可以訏謨廊廟
行可以砥礪風敎而有具無時陸沉壹欝官止於一
縣享不及下壽天之報善人何如是嗇耶公有三男

一女今其子孫式蕃且昌抑亦不在於公者將在於
公之子孫耶其子孫顯者得徵文科承旨得履郡守
學東文科大司諫正烈文科校理長烈文科前叅判
亨烈文科前持平致鼎文科前校理致永文科前正
言致猷今郡守餘不可盡記叅判公貴始例贈公司
僕寺正旣又謀顯刻使郡守君請文於祖淳君童穉
交也銘曰
福善之應著如桴缶有缶不桴孰執厥咎雖躬其儉
而膴於後

正言金公墓碣銘

景廟辛丑羣凶竊國命倡追尊私親之論大學生尹
公志述上疏言不可被刑而死中外震駴故補闕金
公時遊泮宮慨然率同志上章極論不報聞者壯之
嗚呼當是時人皆知言必無幸公以年少一布衣奮
起叫閽踵已敗之轍犯不測之危豈區區較計者所
能辦殆古所謂輕生重義者歟公諱樂曾字有道慶
州人曾祖載顯承政院都承旨祖胤豪新寧縣監考
礪忠清道觀察使妣羅州林氏義禁府都事世恭女
公聰穎絕倫九齡而能咏詩驚人十四歲而爲全城
君混女壻全城貴宗也旣醮公見室中供設甚盛心

不怡却立不肯前至城詢知之亟撤而後入其冰蘗之操自幼已然　肅宗癸巳中司馬丁酉與諸生疏辨郭萬績奸而時觀察公亦以言官並斥萬績及洪萬遇抵之罪及兇黨得志觀察公坐是謫靈巖公父子直聲士流皆推重之戊申丁觀察公憂癸丑除寧陵叅奉轉　明陵奉事典牲署直長丙辰夏擢第冬拜侍講院說書丁巳陞司諫院正言移司憲府持平尋陳疏乞養爲恩津縣監己未又拜正言召還忤旨補江西縣令無何爲嗛人所中以湖邑事追置禁錮壬戌丁母祖母二艱服纔闋公弟患痢公日夜往

視之風雨不廢遂得濕瘇竟以甲子十月不起葬于龍仁光教山先兆負壬之原距生癸酉享年五十有二公初娶卽全城女再娶韓山李氏教官秀徵女並無育三娶豐川任氏通德郎思運女舉二女主簿洪疇泳士人李祉遜四娶德水張氏通德郎桓女舉一男星燦一女士人朴昌陽內外曾玄五十餘人公孝友廉潔得之天性祖母李夫人年近九耋母林夫人素患毒疾公時已衰暮然左右扶將未嘗暫離茶飯必躬執藥餌必親嘗或有不安節憂形於色凝淚滿眶李夫人嘗曰吾三從已絕而無悲苦懷者惟汝孝

也觀察公之按湖西也公挾笈而隨溫凊之暇端坐讀書未嘗問營中事及還篋中只二秃筆他無所携語其弟曰不可以累我大人清德其在邑奉親祀享務極豐潔自奉甚薄妻孥衣食纔給而已歸槖如洗未十日家已告匱自西歸吏以俸餘千緡追納公却之曰歸從新官聽用吏出門嘖舌而去初公之將繼尹而治疏也請于觀察公曰家世敦節槩今彝倫將斁兒豈忍狃生而視瘠乎觀察公忻然許之蓋其扶植名義蹈火不范家法然也觀察公旣累困不振官位不稱其德公又抱器坎壈中身而止兩世皆無所

試展惜哉星燦氏以狀屬不佞者且十年而陸陸未遑也今文成而其墓草已三宿矣悲夫其不及見也

銘曰

事親誠莅官清早遊黌振直聲晩蜚英蔚華名中身傾時不亨報施羸繁後生刻諸塋筆不頃

高節婦墓碣

節婦姓朴其夫姓高良家子也家居南旌峴夫死百日節婦以刃自刎而死年二十八死之日一巷驚動入門觀者闐咽或詫或泣或太息曰烈女也節婦夫之姑母之子安時喆余舍人也爲余言高病時或言

飲生人血可救節婦卽割其臂出血椀餘灌之不效竟死無子女夫族單無可立後者節婦從容辦殯斂葬于祖壙側既而盡賣家産以錢五千寄時喆問其故答曰偶然爾其夫家墳墓多異山乃潛出與守墓者錢悉遷之聚于一山其未同穴者合之既畢始告時喆曰無子又無族誰復主者不如遷之使骨肉相聚也至夫死百日之其墓慟哭而歸是夜遂引決乃今知寄錢意余聞之亦不覺失聲曰噫烈女也余復問節婦平日有觀否曰平日顧不踰人余曰然古之忠臣義士多如此甘於言者未必踐實有非常之德

者或遺小謹節婦奚以異雖然其死也人皆可企其
從容也讀書之君子猶將病其不及嗚呼洵節婦也
余又念節婦雖如此其偉閭巷之賢難聞於朝雖聞
無家矣無族矣旌復無所施矣悲夫於是秉燭書其
事使時喆碣于其墓題曰高節婦之墓

同知中樞府事金公墓碣銘

友人李汝昂過余言太學生有爲海州金同樞之孫
者名相裕其人佳可念堂內昆弟羣從恪勤治舉業
嗚鄉試者又數人蓋本州之楚楚者從余游有年矣
謀樹其祖墓碣必得公爲銘他人則不願也然跡寒

而素昧公之棨戟是病某歸使謁公幸毋拒余笑曰昔人葬不得退之銘視猶不葬生豈以退之視余耶旣數日生以汝昂書先摳衣手狀而前一見信汝昂不余誣也按狀同樞諱有祚字君聲舊名玉聲金海之金出首露王麗季有忠簡公普者以嚴直忤辛旽坐廢旽誅乃仕以功封金寧府院君十代祖永貞仕

本朝至大司諫謚安敬曾祖尙熙贈掌樂院正祖麗壁贈左承旨考贊誦贈戶曹叅判江漢黃公爲之銘妣晉州姜氏貴善女也同樞幼穎敏讀書過目不忘長而貧無以事親則相地宜暋力爲農產裕而養至

甘毳之適口輕煖之便體其自奉猶貧之爲及親歿
慨然歎曰曩吾治產爲養也財今焉用於是樂施爲
善事棺槨衣襚以待送死之不及時者力不能嫁女
娶婦則爲治其資裝歲大侵設私賑救人而親戚之
日支米薪者家不可計遠郡有逋官錢當杖配者父
老子幼情不可捨愍其愬持田券付之曰斥此可當
不問其姓名其義類此爲人坦而眞能喜道人善而
不善則掩之其在親喪也毀幾滅性鄉人稱其孝於
州州爲蠲其戶役已又請上達聞之泣曰人子養生
而哀亡常也何可以是瀆 天聽乎遂廢食三日人

尤以爲難甲子歲孟春無疾而卒距生丁未壽七十
有八如月葬于鋤巖負乾之原貞夫人濟州高氏祔
焉士人命嵎女也初娶安東崔氏無所出高氏生五
男一女男曰時謇曰光瀹成均生員曰時宅曰時容
曰時宜成均生員女趙聖範時謇四男五女男長卽
相裕次相祊相祐相祺女具庳柳錫晉金宗基閔日
爀李萬源光瀹五男一女男長相昺成均生員次相
鉉出繼次相恆相履相昇女趙桓時宅一男二女男
相震女李敏培次幼時容一男相黙時宜二男二女
男相穆相稷女兪命鏶次幼內外諸孫摠八十餘人

銘曰

孝悌力田之科漢氏所以俗厚風淳而以身發財君子謂之不仁必也儉而有守義而好施然後爲賢吁嗟乎若人

成均生員文公墓碣銘

成質諱也士彬字也磊村號也文氏系南平也江城君益漸十一世祖也有諱參盧墓三年卉木不榮邑人稱其堂曰白草以至行膺薦爲寢郎曾祖也諱山雄祖也諱希稷考也靈光丁氏贈貳相夢鷹女妣也公生周年失恃十三又失怙能執喪如禮既禫又追

制齊衰廬墓如初以伸孺慕鄉里咸曰孝子也舉于
鄉中司馬値光海德昏杜門讀書無復進取意也李
适叛　仁祖幸公州公聞變則糾同志倡士募粟將
勤王賊旋平未果也丙子北亂作公已老且病語及
國家事猶扼腕流涕復謀起義兵及下城報至發聲
長慟三日不食作詩云孽天無宋瑞蹈海有齊連志
憤也其生也萬曆辛巳也其卒也崇禎己卯也其藏
也富坪坤坐也公嘗涉海遇風浪檣折舟中皆啼哭
公獨神色自若仰天拜祝祝未已風止泊岸卽素操
可知也配長淵邊氏就中女也男尚白通政也男遵

白有詩名而夭也五代孫曰周藎長輿之望也使其子錞持狀走千里乞銘于余遂載筆辭不獲也銘曰本仁曰孝奮義爲忠民之鮮能職失擴充彼君子兮思若其衷欒兮其容綽然其風潛亦有光其道匪窮我式號之南士維聰

金君汝鳴墓碣

昔在辛壬以前先高祖忠獻公正色巖廊者事枋政格君心澤生民衛正學距詖說以進退賢不肖爲任時則世敎休明家運昌泰自都人士以及遐荒巖穴側微之類一時出入吾門者蓋不可以計數然其敬

禮而相與須資者皆重名敎談義理之君子雖其下
而賤而趍走供給服勞左右以受豢養之恩者亦皆
老實忠勤之小人金君汝鳴卽其一也君字景郁安
東人與吾家同出太師裔世爲吏君亦給事府中忠
獻公之弟三淵先生遊嶺南自太白將入金剛館其
家愛其爲人臨行贈之詩歸薦於忠獻公公爲去其
吏役而置諸家撫愛日深君亦恪事公曉夜不離側
將二十年及建 儲案起公謫巨濟君慨然請從罙
見誠力忠獻公年老禍逼一日語君曰奈何一見吾
子孫面君毋憚勞馳見兒輩歸可少洩我憂君聞命

卽發及京先曾王考大驚曰君此來胡爲告以公命
曾王考聞之嗚咽臆塞良久曰大人安否未可料君
亟歸慰大人心君辭出門泣數行下道驪州將還巨
濟猝遘疾不得前竟以辛丑十一月二十七日歿於
驪之南姓人家得年五十有九悲哉子兌基奔赴以
喪歸葬於府南王葬洞之坐乙原明年忠獻公受後
命于星州兌基迎喪於途哭拜而歸傳曰君子潔其
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嗚呼先忠獻公
所好者善所秉者義故其受知於平昔者其君子不
惜殺身以同歸爲榮其小人以不貳心爲節流離顚

沛畢命而無悔也然非君之忠欵得於秉彝者亦烏能知善之可向而義之可歸也嗟乎使君生於薦紳士夫之家讀書以明理講道以修身立王朝食君祿吾不知其成就之又何如也惜夫兊基之子曰復臨復臨之孫曰在麗亦府吏也始自年前至京師見余述舊往來通問訊今謀樹石於君墓來請余一言爲書如此

楓皐集卷之十一

楓皐集卷之十二目錄

墓誌

從叔父掌樂院正府君墓誌銘

從叔母淑人德水李氏墓誌銘

乳媼許氏墓誌銘

亡子婦孺人完山李氏墓誌銘

承旨李公墓誌

亡室青陽府夫人墓誌銘

李淸安墓誌銘

墓表

先府君墓表
從叔父左議政翼憲公府君墓表
王考贈左贊成府君墓表
學生任公墓表
行狀
禮曹正郎朴公行狀
右叅贊俞公行狀
伯父牧使府君行狀

楓皐集卷之十二

墓誌

從叔父掌樂院正府君墓誌銘

我從祖叔父掌樂院正公旣卒之二十有四年從祖兄縣監復淳以狀詔祖淳曰嗚呼吾先君子以英達宏深之姿宅心以仁愛人以德入而爲宗黨所歸出而爲朋友所推使其顯爲公卿畢展蘊抱惟文忠忠獻之遺緖庶乎復振而早歲廢擧絶意進取棲遲蔭途以訖其身故其事功之見不出吏治之間德行之聞不越鄉黨之外幽而不著著而不章不肖竊懼夫

世逾遠而迹逾泯謹次生卒踐歷居家臨官爲善之略以與我昆弟子孫相勗而復以隧道之事勉君肖形者毛髮或差猶謂非其人況子姪而狀父兄之德乎祖淳年十歲公已下世不及親炙公德於是徵公之實于諸父兄然後乃敢載筆焉公諱履長字長卿寔我高祖忠獻公臨命所命也我金出安東高麗開國功臣太師諱宣平實爲鼻祖由是而來積累蟬聯至本朝左議政文正公諱尚憲道學文章爲左海宗當 仁祖丙丁虜變抗節虜庭明大義於天下學者稱之曰清陰先生再傳而有諱壽恒官領議政謚文

忠號文谷淸節直道領袖士林　肅宗己巳被士禍
於公爲高祖曾祖諱昌集號夢窩世所稱四大臣之
一也　景宗辛丑爲首相與忠文李公頤命忠翼趙
公泰采忠愍李公健命贊議　上前建　英宗爲儲
嗣壬寅逆賊泰耉一鏡等挾逆宦藉奧援幸　景宗
有疾誣成大獄以逼　儲宮公及兩李公趙公與公
冢子冢孫幷罹禍　景宗實不知也天乎寃哉　英
宗時仲三世寃祖諱濟謙號竹醉子官右副承旨而
被禍屢贈至左贊成考諱省行以布衣死於國　宗
社之安皆其力也　英宗奬以歲寒松栢初贈持平

後贈吏曹叅議今 上加贈叅判旌其門曰忠臣妣贈貞夫人豐山洪氏贈叅判重行女永安尉文懿公柱元曾孫也公生而白皙秀眉目神采祥和夢窩公甚愛重之常曰是兒不凡先君之祀有托矣及壬寅禍作公纔五歲至親皆竄逐流離祖母宋夫人謫錦山洪夫人挈公從焉甲辰夢窩公寃白贈謚忠獻建祠露梁額曰四忠放諸謫公隨兩夫人還丁未泰耉一鏡之黨光佐復用事又奪忠獻公官毁所建祠是謂丁未換局云戊申光佐黨與己巳餘孽合擧兵叛公又隨兩夫人避地淸風賊平轉歸驪江壬子宋夫

人卒甲寅洪夫人又卒公益伶仃孤苦然能自護其
身而執喪以禮丙辰公年十九始有室勤儉自守庚
申復忠獻公官後乙亥祠亦復義理至是而益大定
然公深痛禍釁廢舉人業終身不赴場闈戊辰朝廷
錄孤授　長陵叅奉不就癸酉筵臣復以言特陞內
資寺主簿謝恩卽遞甲戌命除守令俾官享卽拜堤
川縣監丁丑陞順安縣令後以觀察使嫌棄歸辛巳
由司僕寺判官出爲江西縣令癸未陞高城郡守居
二年以病免奉旨責占便卽其地授昇明年蒙宥途
拜濟用監主簿俄歷司宰監僉正是冬出爲南原府

使明年陞黃州牧使戊子居殿歸蓋權臣銜公者嗾
觀察使貶其辭而置諸中考　上遂占下也己丑因
事被逮時同罪者多受庭刑至公　上特不用訊竄
海南縣數月而釋冬又以事當下理　上又不忍置
對直配平丘驛尋宥蓋追念忝判公故也癸巳拜掌
樂院正公心存謙懼旋卽求解曰吾以禍家餘生得
有今日以承先祀而養子女歷內外三品官更何求
哉吾將歸老驪江矣增修舊庄名其堂曰遺安取龐
公語也甲午冬得疾十二月十八日考終于京第距
生　肅宗戊戌得壽五十七臨終令諸婦女拜訣而

屛之飭諸子喪祭務從儉約讀書息交遊明年二月權厝于驪州登神面草峴里先塋左崗庚戌四月五日與配淑人李氏合窆于叅判公兆次十餘步向辛而封以從三世之藏遺命也淑人德水籍別有誌公幼而遭家禍早失學問然仁厚有古風沉重蘊藉平居無遽喜怒事諸父諸母盡其敬愛待人色温而意孚未嘗以狎侮相加視同禍諸家若兄弟手足焉重義好施敦宗恤窮至親之待以舉火者數家遠近族姻賓客之告吉凶大故者不之他而之公戶外屨常錯也雖裘馬之大亦樂以與人而於人無所苟取蓋

天性然也其爲吏嚴而有惠所至舉廢典蘇瘼政於
順安高城績尤著并有去思碑云生四男一女復淳
次泰淳早歿次麟淳前縣監出爲從弟履直后次頤
淳女適牧使洪守榮復淳一男三女長適洪埴次與
男幼泰淳繼子曰敎根進士女爲進士韓象履妻麟
淳男浚根女適李英奎敎根一男一女並幼公自以
家世受國厚恩常思奮勵每聞朝廷得失不以官卑
而忘其憂喜嗚呼蓋亦有得於文忠忠獻之心法而
惜乎其未有所施也銘曰
四世五公有煥門闌一門三忠其心則丹嗚呼公世

咷笑更端㕚出乎顚踣毁者完消長屈伸與國危安驪水滔滔驪阡蜿蜿堂斧纍纍松栢九九一穆兩昭精魄聚團生尸其主沒陪隧欑不榮唯公載其永歎

從叔母淑人德水李氏墓誌銘

祖淳旣銘樂正公墓復淳氏復以公淑人誌命謹按淑人姓李氏系出德水高麗中郎將敦守之後六代祖瑀號玉山文成公珥之弟也祖曰縣監增華考曰通德郎廣淵妣曰孺人光山金氏判書景獻公鎭龜女也淑人性淑哲幼有至行及笄遭通德公喪疾涕疑外人不敢通自殯斂衣襚以及朝夕饋奠莫不躬

檢手辦得以無憾十九歸于我從祖叔父掌樂正公實我家四世冢婦也時公以廢人自居禍亂之餘家又貧剝殆無以承祀庇宗然淑人克任壼政存亡黽勉罔有曠缺不使公知其艱也及公六典邑淑人皆從之未嘗絲毫干其政在江西也從祖父渼湖先生適至衙中入淑人室顧視左右而笑曰所處器用無奢麗者豈君之素性然哉淑人對曰婦女雖欲尚侈不得自由皆夫子之德也邑有紬帛自吏奴納者淑人聞其非義却之吏奴以舊規言淑人曰公衙自有錢豈須爾也吏奴退而頌曰官賢而夫人尤清云樂

正公有古風重義好施親戚賓客之就食者日常十數而淑人接待有方無所厭苦凡公思慮之未周者亦必先事導達成公美而濟人急其助蓋如此始公未及聘而祖母宋夫人母洪夫人相繼下世及淑人于歸見兩夫人舊笥中有公冠昏巾服之具裁縫未卒手澤如新則奉持大感涕常以不及逮養爲至恫焉事亡之誠至老靡懈雖傳家之後每祭祀必親執指揮素食達曙諸子諫則曰吾老矣雖欲久爲此其可得乎文忠公廟主親盡當遞淑人哭而拜送值忌日必備米果以助之嗚呼若淑人其眞冢婦也淑人

以　肅宗戊戌五月生卒於　當宁庚戌二月八日享年七十三四月五日葬于舅叅判公兆次之下先是樂正公卒權厝于左岡乙坐之原及是舉緬而合祔焉禮也公姓金諱履長世系子孫詳公誌此不復載銘曰

婦人者身誠眇然而家之興替實係焉是以易著輿輻之象詩稱鷄鳴之賢仁者後必延積德者慶必餘宜多男多壽于天從夫子乎驪之阡惟舅姑祖先是寧安且吉兮千萬年

乳媼許氏墓誌銘

乳媪許氏載寧之田家女也乳從兄歇菴及余又嘗乳余女弟之夭者首尾凡十五六年及從兄與余次第娶婦則愛重如其夫及其有男女則保抱護惜如其父首尾又十七八年前後三十餘年其恩與功蓋莫大而媪遂老死矣媪生辛亥沒己未葬於東門外之覺心峴余與歇菴哭之慟服如制吾家素窶甚吾兄弟乳時媪不免饑寒苦至自辦衣食無怨言尤色平生又未嘗伐其勞可謂難矣媪亡日爲七月十三是日卽先伯父諱日後二日卽吾先妣諱日以是吾兄弟不期爲媪而自齋素度是日或者其恩與功莫

大理有必報故其亡也在是日俾吾兄弟終身不可忘也歟媼爲人樸麤硬直貌又然對之如莽男子於人無所詘殆不識高低至其所輸心煦煦柔軟若無骨者歟菴常曰吾媼死不爲異星必爲恠石卽其人可知先適鄭生一子曰龍山僑居載寧後適金生一子曰鍊老畜余家始媼隨先伯母永柔衙中夢至海坐大石上石忽自動隨波泊彼岸岸有彩構如宮闕其中虛無人遍行至一室啓其戶一小兒玉貌端坐讀丌上書年可四五歲仍前呼曰兒哥腹餒哺吾乳乳之而覺告伯母伯母笑曰唉愚矣汝惡能生如是

子聞二家有身生男汝必往乳二家者先妣序爲娣也旣而余生缺乳果召媼媼嘗抱立門外有老嫗過忽謂媼曰子不嘗夢中騎石入海乳讀書兒乎子知是石乃龜乳者是兒也異日必貴媼驚異問其故不答而去媼以是每誇諸人日望余貴今貴矣媼不及見悲夫儒者不宜言詭異荒唐事然欲志媼之功傳其夢亦所以傳媼之奇故書之系曰生而夢則夢騎石死而化則化疑石我媼有性不愧石述異傳奇勒諸石

亡子婦孺人完山李氏墓誌銘

嗚呼孺人安東金元根妻也系出　世宗諸子寗城
君曰領議政文貞公敬輿曰吏曹判書典文衡文簡
公敏叙曰左議政忠愍公健命於孺人爲七世六世
若五世祖也父曰憲成今令義城縣母曰淑人慶州
金氏松崖公後也孺人以　正宗十一年丁未二月
二十四日生歸元根九年而歿於今　上七年丁卯
六月五日春秋纔二十有一悲夫孺人自幼善病長
猶淸胐舅姑常以爲憂孺人恐傷其心非甚焉必強
盥櫛定省如常不使舅姑知之自上年冬病益痼殆
不能復強旣就舅視之則必倩人扶起怵惕見於色

臨歿猶然精神不爽有所問能歷歷辨答且無怛化
意卽其平日可知悲夫孺人生長交河之墓里十二
隨母夫人始至京師館於其從父祖家其家與姊氏
居接垣而通其姑屬拜姊氏姊氏子孺人之從祖叔
也戲推孺人置於前則斂容齊手而立湛若無聞覩
狀其姑憐而撫之歸語余曰婦材幼眇佳可念時已
議聘也明年入門貌端而潔稾靜而柔見者亟稱之
旣數年日夜望其有子女嘗無故墮胎者再竟不復
孕一朝而逝迹遂泯人之觀吾家者將不知嘗有賢
婦人如孺人者悲夫孺人靚然寡嗜好環瑱簪珮之

可悅女心者他人皆愛翫豔慕而孺人不然人之有所求傾篋而不爲意自壬戌以後每 車駕出家人競貰屋觀光孺人非其姑強與俱未嘗不看屋而坐也其姑嘗曰是婦太寡欲吾恐其不利於壽噫寡欲者非壽相歟與其多欲而久視寧短世而澹泊歟悲夫孺人李氏子也昔白江公當 仁祖世斥和忤淸人被拘龍灣與先文正大義聞天下西河公文章名德早顯於世與先文忠事 孝顯肅三朝爲名臣寒圃公在 景廟初元與先忠獻決策建 儲同被辛壬之禍世之稱姻親先好者固多矣未有若吾兩家

之骨肉然也使孺人不爲元根妻也者余固將視猶女也孺人而爲元根妻也者耶生乎安得不愛之鍾也歿乎安得不慟之至也悲夫翌月某日卜兆于某地某向之原葬焉其舅楓皐居士悼舊愛之永墜念新慟之莫抒書銘于石納諸其壙其亦少慰孺人之心也歟悲夫始孺人之生之夕縣令夢鉅筍生忠愍墓除俄然凌霄遂命其小字且云是必有成立今焉已矣夢果妄而非眞者歟悲夫嗚呼銘曰

婦人之生以子而貴以夫而榮九年爲布衣妻而無血肉遺嬰而又苗而不秀哀乎賢婦若爲情是依是

慰其舅銘其塋

承旨李公墓誌

孟子所云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眞大丈夫之事而非全德之君子固不可勉而致焉余嘗竊觀古之人士其平日以行檢自衒德業自鳴者一朝莅大節當大變莫不怵讐禍福蒼黃失措以自隳損其操守駹染其名行夷攷往牒一轍滔滔寧不悲歟嗚呼自 元陵末命世故嬗變人心陷溺麟謙竊弄權柄國榮憑藉寵靈頑蠢嗜利無廉恥之徒望風趨附熏灼勢焰至若龜柱以戚畹陰售凶毒鍾秀以大臣公

肆悖逆僞飾邊幅假托義理圖危 宗社戕害士林脅一世而鉗制之士夫之中無所主張好浮誕夸大忮險詭譎者波犇影隨蠅營狗苟如痴如狂倀倀然無不失其常性傾覆之禍迫在朝夕洎乎煥裕之變而乖亂極矣當是時能終始一節不激不詭以自樹立毅然不失其所操者惟故承旨李公是已公諱濟萬字秉之全義大姓 世宗朝名臣孝靖公諱貞幹之後考諱泰白司馬祖諱相璟曾祖諱種德兩世皆不仕妣文化柳氏不朽堂百乘之孫女也公以 英宗戊午生于漢師之鍾峴里第壬申丁母憂服纔闋

又遭外艱丙戌登文科除承政院假注書仍薦翰圈
丁亥選槐院特敎陞六戊子拜宗簿寺主簿移禮曹
佐郞己丑差進宴都監郞廳兵曹佐郞禮曹正郞壬
辰拜司憲府持平癸巳以銓郞出掌關北試士歸復
入臺甲午陞吏曹正郞移持平出爲鏡城判官丙申
遞歸旋復入臺冬以鏡城時事編配于全州之參禮
驛丁酉春特敎賜環己亥除憲職引嫌不肅遞拜兵
曹正郞司諫院正言冬差實錄廳編修官庚子又入
諫院八月陞司憲府掌令歷掌樂院正通禮院左通
禮辛丑除司諫院獻納拜遂安郡守以實錄編修勞

蒙錫馬恩壬寅內移憲職癸卯陞拜司憲府執義甲辰拜司僕寺正除江東縣監乙巳遞還丙午除司諫院司諫己酉以 顯隆園遷奉時大祝進秩通政拜兵曹叅知叅議承政院同副承旨庚戌除青松府使未幾因事罷歸辛亥以曹司衞將爲左副承旨旋拜工曹叅議壬子又以兵議移承旨如是者屢夏被沈達漢搆誣置對蒙釋癸丑拜靈光郡守丙辰秩滿報瓜被洪光一誣衊 上下嚴敎處分光一公自此不樂在朝退歸鄉廬間有一二除拜不敢膺命己未拜承旨旋拜刑曹叅議懇辭不獲命庚申春拜洪州牧

使冬遭居士之辱臘月時事大變公首先被謫配光
陽癸亥以　上候平復有赦典　貞純聖母書下放
字時觀柱以右相力沮之遂命量移初定韓山有倡
言家近者改定高敞乙丑宥還旋蒙收叙丙寅拜僉
知中樞府事刑曹叅議又拜承旨丁卯差文科東堂
試官己巳復拜兵議庚午拜曹司衛將乞暇還鄉臘
月二十七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七十三公爲人端重
靚秀風範蘊藉性又仁厚慈諒聰穎絶倫幼時與隣
兒嬉必作官人儀令羣兒懾服見者異之弱冠當家
能自力樹門戶每以早失怙恃爲至恨追遠之誠至

老彌篤國家有吉慶則輒喜而不寐朝廷施措失宜則輒繞壁憂歎在鏡遭　英廟國恤在洪遭　正廟禮陟含哀茹痛感動傍人而至於庚申則自以世道嶮巇朝象潰裂臲卼之蹤只恃　聖明眷顧而一朝遽抱弓劒之痛廓然靡依如不欲生教子有義方御衆有定規待宗黨有深恩外從家零替貧窶而無子爲之立後問舍求田經紀其生理最好吹噓人物汲引甚多兩湖之士翕然歸之與人交不設畦畛忠厚仁恕藹然見於言貌公之忠孝根天而推而及乎宗族鄉黨如此其在臺地也論官方淆雜　英考大加

褒奬其在諫院也以冬雷投疏陳戒　上答以切中
時弊庚子又以諫官論京宰侍從之非法者內侍掖
庭之驕橫者特下矯警之褒其被沈達漢之搆誣也
驅之黨逆之科而柳誨從而證之　上特令置對仍
命緘問達漢及誨曲費辭敎昭晣備至丙辰洪光一
之投匭也　上大加激怒遂下傳敎首尾數百言至
有渠何敢辦此口業使之呈此疏敎光一而嗾光一
者駭痛甚於光一云云已未爲刑議也　上以靈光
治績之居冣一路秋曹訟讞之不受請托屢語筵臣
而特彰家食之艱至有畀外之命其在洪州也封進

生鰒當此極熱不敗不餒病中甚爽命賜緜布一疋實庚申六月二十日也公之受知於　兩聖而恩遇之隆如此鏡城北道巖邑素號難治而公撫摩軍卒懷綏吏民政寂一道遂安素以凋殘之邑上供物種白徵於下吏逃散相繼公反閱倉穀得簿外米六十包折價爲七百金刱置一庫名曰交濟春秋斂散以爲進上之資官屬之料宿弊頓祛邑人頌之關西寃獄甚多道臣狀請查官於是公出爲江東與屬官按覈全活四十餘人靈光有闕　上臨筵詢訪特命選部差送公時當大無公實心講究竭力賙賑捐官廩

四千餘石拯濟飢民二萬餘口公顧謂其子曰吾先人命名之意實不偶然街巷作歌謠以傳頌焉六典州郡不增田民有以子孫計言之者輒喟然曰吾目下只有一子何可增置產業以招其災乎公之剸理之才廉潔之操其著於世者又如此然而尤有所卓卓者賊臣龜柱以肺腑之親簸弄威福廣布黨與圖危　春宮攻斥保護之臣公慨惋時事斂跡不出自參禮而解歸也國榮與有力焉欲因此汲引黨附於已屢使人諷之公漠然不應知其事者皆爲公懼公不以爲意未幾國榮敗尹光紹闖呈一疏指意縱恣

公以亞諫率僚臺陳劄以爲年前尹宣舉父子復官之命寔出於同慶曠蕩特貸一律之盛意其時諸臣不能抗辭力爭以至于今一味俙泄此固羣下之罪云云仍請光紹屛黜之典　上優批賜答朝野聳動而一邊之人自此側目後尹光顔爲忠淸監司潛換私憾竊覘時色遂置中考其事葢源於此　先朝乙卯以後凶黨布列朝廷招亡納叛氣焰熏天雖平日稍欲自好者莫不奔走脅息戊午楓嶽之行路由京城煥之使其徒遊說萬端公不答但曰來時到華城與元德台一宵聯枕元德徐公有隣字也其人憮然

而去公由是益駭然歸扁其室曰守窩蓋意有所存焉時芹窩金相公遂居艮中李定山顯民家在莽蒼相與往來從遊此乃公平生出處操守及升沉榮辱之大略也庚申臘月廿六羣凶聚會朝房一時發啓迸逐　先朝舊臣而公首被其禍討公者雖以徐公有隣之黨爲言其實公之一生所依歸者卽從叔議政公而公爲凶徒仇敵又與不佞有痛癢相關之契誣而凶徒方陰謀沮戲大婚剪除羽翼故公不得免焉嗚呼悲夫公嘗言　英考辛卯以後朝象板蕩世所稱南北眩於是非然北之罪案不過秉權而舍是

柄則無以保護 春宮南雖以士流自處安有士流而戕害王室懿親動搖國本者乎及今 上乙丑龜祿之罪案始正而猶以積威約之勢不敢顯言洪之無罪公慨然言于當路曰洪之所以爲逆卽見忤龜祿也今兩賊追律是非乃明而洪之無罪尚不伸暴豈非諸公之責乎此等議論眞隻眼神判也淑夫人寧越辛氏縣監宅寧之女性度温淑寔配令德男進士沂柱女潘南朴宗順側室子河柱江柱女察訪金履豐沂柱男愚淵女士人朴時欽

亡室青陽府夫人墓誌銘

嗚呼夫人先我歸窀穸祖淳其可以無誌夫人青松沈氏鼻祖諱洪孚仕高麗爲衛尉寺丞至本朝德符以佐命功封青城伯溫領議政 英陵元舅澮保社功臣領議政順門舍人直諫燕山主死連源領議政鋼以 仁順后父封青陵府院君義謙青陽君 穆陵時領袖西人光世應教忤光海主謫死皆其先祖之顯者也曾祖諱宅賢官吏判謚清獻名著 景英兩朝間祖諱鍒贈判書考戶曹正郎諱健之初娶恩津宋氏早卒繼配完山李氏縣監胤彥女是爲夫人母也夫人以 英宗丙戌二月十一日生于公州之

墓舍旣而隨父母長京師己亥遭考喪辛丑歸于祖
淳戊午母夫人卒壬戌今　上册中宮封青陽府夫
人戊子八月十一日卒于堅平坊第訃聞　上震悼
下隱敎與　世子擧哀輟朝二日別賜䋲賻東園副
器成服日　上及世子皆致侑而　世子將臨喪廷
議沮不果　上以一等禮庀葬祖淳固辭不受平日
蓋有與夫人成言者夫人生十一男女其四坊男迺
根今判書爲夫從兄後元根今叅判左根今郡守女
今縣監南久淳今說書李謙在今直赴文科李肯愚
而今　中宮殿下於序爲長誕生　王世子及大君

三公主　世子嬪判書趙萬永之女誕生　元孫主
長明溫下嫁東寧尉金賢根次福溫次未封爵大君
旋不育適根女爲生員李寅夔妻遺一女而早死其
餘內外孫曾十數人皆幼祖淳金姓字士原號楓皐
安東人太師文正文忠忠獻之孫贈領相諱履中贈
貞敬夫人平山申氏之子也　正宗乙巳登科至吏
判文衡後授領敦寧永安府院君是歲十月十有二
日葬夫人于驪州孝子里銀鶴臺向艮之兆祖淳舊
所自卜也嗚呼夫人姿眇而儀嫺氣溫而心淑望之
可知吉祥端正女士人也事舅姑如其父母愉婉著

於容與君子情甚摯未嘗迎笑而先言聞嘖而強辨祖淳自始遇默識至于老也子女有過正色義喩婢僕雖頑存心恩撫其言簡故親昵不敢褻其德厚故疎遠稱其賢大婚以來門庭爛然夫人愈謙謙不安嘗從容語祖淳曰吾聞世人多艷國婚不知是何心吾夫婦自好家世國婚豈光鮮人秖增憂耳以是非有不得已者罕入大內入必旋出曰外人不可久留也祖淳昔遘毒沴氣絶旋甦旋瞑夫人於內室以枕支頞端跪而伏不言不動者凡四晝夜從姪弘根每曰叔母此事非有學問人丈夫不能也夫人不及事

中夫人丙戌冬自香谷舉緬於桂田夫人曰吾不識先姑面至恨耳今玄和復出姑面雖不可覿攀和洩慟不亦恔乎遂舉病而行饋奠皆躬執哀號動傍人既葬又周審新封而歸病雖添勿恤也一弁帥送衣材皆裁截夫人見之蹙眉曰何乃爾是人必不長進已而果然嗚呼夫人之言之行可誌者多夫人生而厭煩歿安用多言獨書其大者夫人宜室家者四十有八年既偕老矣年踰六旬而三亦下壽矣生男而承小宗生女而配　至尊可謂功在家國矣生而享榮貴歿而君子蕆其事又可謂順且寧矣本朝四百

餘年婦女福履之盛如夫人者能幾祖淳若可以無戚於心竊自念賦命太畸平生少可事惟內有賢助足自慰今已矣嗚呼慟矣祖淳築玄巖之明年與夫人同來落之夫人愛其閒曠也喟然顧祖淳安得居此而勿歸乎曰夫人寧能甘寂寞曰不然女子不出閨門外京鄉等耳再明年重來又翼年復來六年間凡三來其睠戀不能忘如此祖淳爲停其柩玄巖數日以追當日之意抆淚而銘諸石銘曰

玄墅之幽靚兮丹旌淹若昔相携孝阡之明麗兮青烏叶胡今獨棲孔靜而孔安兮君子是俟後人是禔

李淸安墓誌銘

李晦能爲諸生時祖淳聞其名而未見也及晦能知淸安縣歷辭于竹東之第始相見懽甚晦能愀然斂袵曰吾疾已痼必不久有子弱不堪緖若死吾墓豈望誌願得公一言若誄若詩使後世知有李光顯足矣公其諾諸祖淳笑曰諾旣別五年晦能秩滿而歸抱川歲餘而卒壽若干葬某地祖淳與晦能平生只一見然聞其訃爲之悽愴感傷久要不能過也晦能工騷賦居太學屢魁課試　先王亟知名每入侍天笑爲新諸生望之歆然而晦能方自負也旣而遭庚

中之慟晦能遂落拓無聊嗟乎當時諸生粗有一藝莫不被　先王陶鎔之恩取科第起家至公卿者且半世能文如晦能　上心又眷眷而竟不得一第豈非命也耶晦能爲人喜飲酒踈宕有奇氣家貧無食常以酒代食故愈善飲飲愈露奇氣故其名愈著吾輩間無知不知皆稱晦能爲奇士嘗遊金剛山登絕頂東海見焉晦能望而拜曰亘矣哉將歸揖而降昔陶淵明植杖聽田水曰過吾師丈人遠矣田水細泉耳其言尚如此使淵明觀東海安知不拜且揖也雖然拜者待師丈人之禮也晦能豈慕淵明者歟晦能

嘗從人見祖淳詩謂所親曰今時當推第一祖淳於
儕友中最無文不知晦能何故謬許然以素昧之人
片言托身後名其事甚奇晦能奇士也奇固無異若
祖淳之遇晦能亦平生未有之奇也終可自沮遂沒
奇士名哉乃爲幽宮之銘以歸其家晦能璿裔也晦
能字光顯名也銘曰
晦能之葬楓皐爲銘朽與不朽歟維銘與其名

墓表

先府君墓表

先君諱履中字時可我金籍安東高麗太師諱宣平

寔爲鼻祖至左議政文正公諱尙憲學者尊之曰淸
陰先生斥和拘瀋獄前後凡五年不屈淸人禮而歸
之義聲聞天下於先君爲六世祖高祖領議政文忠
公諱壽恆端方正直領袖士林殉己巳之禍曾祖領
議政忠獻公諱昌集贊策建 英宗爲世弟爲羣壬
所誣及子若長孫死辛壬之獄卽世所稱建 儲四
大臣之首祖諱濟謙承旨贈左贊成考諱達行學生
贈左贊成有才德早世妣韓山李氏牧隱先生之後
監司諱溎之女也 英宗丙辰三月二十三日先君
以降幼而穎悟受學于叔父渼湖先生服事無違度

先生亟愛之視他子姪有加旣而聲名藉士友間人皆以公輔期之先君亦自負當世之志然奇不利三十六始成進士終於蔭途嗚呼痛哉內則 弘陵叅奉內資奉事 順陵直長掌苑奉事洗馬童蒙教官引儀戶工兩曹佐郎濟用判官司導僉正 光陵令外則龍仁縣令高陽郡守平壤庶尹果川縣監瑞興府使癸丑九月二十九日歿于瑞興任所享年五十八龍有善政之碑平有去思之臺嗚呼痛哉三歲而孤十二歲而失恃育于兄光州府君事兄及嫂嚴敬如父母至老不少衰平居喜飮而好書飮酣則襟懷

愈磊落著見書聲清越瀏亮如擊石鳴球聞者不厭樂善重義尤疎於財千金視獘屩也外坦蕩而內直方與人清濁無所失而閨門之內謹男女嚴貴賤斬斬如治朝然不肖晩生奇愛若不保然小有過譴罰必峻及不肖忝內閣嘗從容語從弟松園公曰爾謂我愛待敎乎公對曰然不然歟曰渠以直道事　上雖忤旨而死吾猶爲榮反是而及於敗我何哭焉常詔不肖曰察汝志大抵無準吾雖無成自幼未嘗不以孔子爲期也大哉言乎不肖何敢忘嗚呼痛哉元配平山申氏牧使諱思迪之女莊粹祥仁先君甚敬

重焉生癸丑癸巳七月十五日卒繼配咸平李氏進
士諱衡玉之女丙子生卒於庚戌五月二十三日和
順有婦德人之視前配子女者不知其非己出也不
肖貴贈先君領議政兩夫人貞敬夫人中夫人二男
次不肖祖淳三女長李章紹蔭都正李夫人二女次
洪羲命生員側室男平淳遺腹也武科及第女沈能
極不肖六男長逌根出爲從兄后文科今叅判元根
今縣令左根生員五女三南久淳四李謙在五李肯
愚而今　中宮殿下於序居第一誕我　東宮邸下
及二公主章紹二男憲琦文科今叅判憲瑋文科今

正字一女適族弟運淳羲命三男一謨説謨三女長適閔達鏞適根女李寅夔其餘内外孫曾並幼初申夫人葬于驪州趨揖山下香谷里賛成府君墓左岡向申之原李夫人葬于府君之右麓先君葬于楊州之凈土　正宗乙卯十月不肖筮吉于三兆術者皆言申夫人兆遂合封于申夫人兆奉先君於右李夫人於左嗚呼痛哉嗚呼以先君之盛德不大顯於世豈非命歟不肖烏能無憾於天以先君之積慶不材如不肖榮貴極人臣子姓蕃衍而塗莘之徽毓于其門克誕　聖嗣啓國家萬年之基此天之所以報先

君於身後歟不肖其庶無憾歟嗚呼痛哉不肖不文又不敢爲溢辭以墜我先君之訓

從叔父左議政翼憲公府君墓表

公諱履素字伯安安東之金以太師諱宣平爲鼻祖至左議政文正公諱尚憲家聲始大公其六世孫也高祖諱壽恒領議政謚文忠曾祖諱昌集領議政謚忠獻祖諱濟謙右副承旨贈左贊成考諱坦行府使贈領議政妣贈貞敬夫人淸州韓氏通德郎百增之女文正斥和拘瀋獄明大義於天下文忠領袖士林及己巳禍忠獻決策建　儲祖子孫三世並殉辛壬

之際公家自 穆廟以來七世八朝與國同休戚而
公胚胎前光克紹休美楨榦王室蔚然山斗嗚呼盛
哉 英廟甲申中忠良丙科丁亥陞六戊子叅堂錄
辛卯陞通政 正廟戊戌嘉善癸卯資憲甲辰正憲
己酉崇政壬子特拜右議政癸丑陞左甲寅春乍免
旋拜夏竄長城越一月卽謫中復拜乙卯一番入進
臺臣齮之賜免拜領敦寧冬例降判敦寧丙辰復陞
領此公立朝致位之始終而於政院則爲假注書注
書承旨自同副至于知中冑筵則說書兼司書文學
左右賓客玉署則修撰校理副校理兩司則獻納大

司諫大憲諸曹則吏禮兵三曹叅議叅判判書而於
吏則經佐郎戶刑曹叅判判書敦寧中樞二府知事
京兆右尹判尹成均之長席也叅贊之左右也兼則
自承文副正字知製教南學教授實錄春秋經筵特
進副都摠管同知判金吾籌司惠廳濬川貢市而以
勞蒙恩者延祐宮進冊印時禮房　文孝世子冊禮
副使　顯隆園遷奉都監堂上提調則尚衣奉常太
僕造紙典醫惠民內資觀象司圃掌樂承文典牲社
稷平市壯營諸寺院監署若司饔司譯訓禁御三營
並察都提舉外則北評事沃溝縣監江原平安觀察

使專對則四爲冬至正使而病遞一爲進賀正使而
赴燕此可見公歷敭之美負任之重矣讁何之特可
紀者陳僚嫌被配罷者各一以知申削職者一以大
憲罷職者一以討蔡濟恭被罷者三辭吏判特旨罷
者二坐關東事奪告身者一坐關西事特配者一因
相臣筵啓罷者一以柳星漢事被臺誣者一坐諸臣
排闥竄者一而恩叙常未踰時貶謫不過數月此可
見公夷險之節眷注之隆矣公以　英宗乙卯十一
月二十五日生于陽智民溪外氏第　正宗戊午八
月二十四日考終于安國坊寓第享年六十有四訃

聞 上震悼輟朝三日遣近侍致弔成服致祭賜謚
翼憲配貞敬夫人豐川任氏贈戶叅諱時八之女和
厚有婦德與公同年先公三年卒合葬于驪州昭開
谷丁坐之原公生一子早夭子仲弟履裕子芝淳今
縣監側室子原淳直長次子箕淳女洪埈沈能寅李
羲命芝淳子祖根餘幼原淳子貞根餘幼洪埈子禹
鍾文鍾芝淳將立石于墓道屬其文於祖淳祖淳嘗
述公之行錄然竊念公父兄也今於顯刻也其辭拙
使父兄之德不揚於後其辭溢人又誰肯信之如是
者奚以文爲亦又何敢辭記昔公捐舘之夕不肖與

公之季氏松園從叔父握手相痛哭是夜我 先王
下隱卒之敎有曰確乎有守貌如其人又曰年前一
着卽所敬歎不肖與松園公拭淚擎讀復泣而言曰
吾叔父得此於 聖主歿而有知不其光於九原遂
奉其敎紙納諸柩中旣而不肖入侍于 上玉色凄
然良久曰爾叔逝何遽嗟乎惜哉予將以元輔究用
今不可復見矣嗚呼我 先王天姿高明羣臣尠所
許可而叔父之受知於存歿獨如此此可以徵其德
於百世者也歟

王考贈左贊成府君墓表

府君諱達行字脩甫我金出安東高麗太師諱宣平
之後我朝有諱尙憲左議政文正公是嘗斥和拘瀋
獄天下誦其義而東國學士大夫尊之曰淸陰先生
於府君爲五世祖曾祖領議政文忠公諱壽恆被已
巳士禍是曰文谷先生祖領議政忠獻公諱昌集是
曰夢窩先生考諱濟謙右副承旨贈左贊成號竹醉
妣贈貞敬夫人恩津宋氏文正公同春先生之孫都
事炳遠女也府君以　肅宗丙戌十二月十一日生
生十六年而當　景宗辛丑忠獻公與李忠文忠愍
趙忠翼三大臣決策禁中建　英宗爲儲羣凶籍奧

援起誣獄以逼　世弟忠獻與贊成及其長孫三世
後先被酷禍是謂辛壬士禍而府君亦坐配歙谷
英宗卽位化理淸明黜羣凶伸諸寃還諸坐之遷徙
者建祠江上以侑四大臣當是時天心悔禍庶幾君
子道長並受其福已而凶黨復起持悖誣脅　上
上怵其說悉反前案府君復泣血杜門十餘年以戊
午六月二十九日卒享年纔三十有三嗚呼寃矣於
是府君之第三兄文敬公渼湖先生誌其葬曰君生
而有俊氣見人之回互齷齪欲唾其面性通曉於事
物技能鮮有滯礙而其材力精敏強榦又足以濟之

故知者皆以君爲有用也君旣早以家禍自廢平居不甚讀書然與之論文字談經義精識往往過人尤工於古文隸字能絕逼于古亦未嘗甚用其力亦可以見其才矣惜乎其不能學而成也雖然以其之才生於家國隆平之日隨其能以致其用則亦何渠不若人而流離嶺海備險艱而極窮約抱至寃而終其身天乎豈不悲哉嗚呼先生之言足以知府君之深也夫始葬驪州草峴里先塋之次丁卯移奉于其北十餘里趨揖山下香谷里坐亥之原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氏韓山牧隱先生之裔監司諱濮之女賢而有

度事君子無違言今　上壬戌大婚成用例贈府君
左贊成夫人貞敬夫人有三男履基牧使履中府使
履慶早歿二女李得祥郡守宋載緯縣監牧使男龍
淳蔭前正明淳女李健源注書尹守翼蔭正府使男
祖淳今領敦寧女李章紹蔭都正洪羲命生員側出
男平淳武及第女洸能極履慶無子以明淳爲後參
判郡守男英麟縣監男允鼎久鼎太鼎縣監基鼎今
正郎女金相休今判書李度中前洗馬龍淳以祖淳
子逌根爲嗣今參判女黃鍾一側男遜根女洪壿祖
淳男逌根元根今牧使左根生員女長卽今　中宮

殿下誕生　東宮及二公主次南久淳李謙在李肯愚明淳男弘根今主簿應根興根並生員側男偁根前武兼竊惟府君夙嬰禍難復不得年德育而潛光韞而幽不肖輩雖欲揄揚何所摭實渼湖先生以天倫之情爲幽宮之誌其辭簡而嚴其文峻而潔形容摸寫大略具在先生百世儒也後之考府君之德者文不在玆乎遂謹表先生之語而出之以勒于石不敢復以不肖輩一二遺聞舊傳贅於其間以速僭妄之罪云爾

學生任公墓表

公諱元亮字彦明任氏之先出豐川六世祖由謙官
判書謚昭簡曾祖紀司憲府持平祖慶祐通德郎考
銓贈司僕寺正妣淑人南原尹某女公自少律身喜
讀書務究窮旨趣不以訓詁爲能事親孝母夫人歿
哀毁踰節雖盛暑祈寒衰經不暫釋朔望必至墓所
號哭三年如一日鄉人咸以至孝稱之伯父郡守公
戒其子司諫元耉與弟之子弼善元聖曰所貴乎讀
書者非爲取科舉也爲其有踐行也汝曹以元亮爲
師法焉則可矣父兄之所推重如此既而執贄謁華
陽宋文正將求性理之學未及遂以庚戌歲卒距生

萬曆甲戌春秋纔三十七葬某地之某坐娶全州李氏承旨晟女贈淑夫人有三男二女男長璨贈叅判次瑜次球女長適高偉元季適鄭元奎孫曾共若干人任氏世與祖淳先世誼甚篤石室文正公嘗爲公從曾祖賓客公銘其墓今公之後孫進士愼儉端慤人也從祖淳遊已數十年矣將謀公圭首之石念其舊徵文於祖淳不敢以鹵莽辭云

行狀

禮曹正郎朴公行狀

公姓朴諱審問密陽人也諸朴氏皆祖新羅八大君

而封於密者爲長歷世久譜多中逸五代祖諱鉉仕
高麗官司憲糾正三品致仕此其始顯者也鉉生諱
文有典理佐郎三品致仕文有生諱思敬典法尙書
兼上將軍推誠翊戴功臣思敬生諱忱以典儀判事
事我　太祖叅開國勳籍忱生諱剛生號曰蘿山耕
叟以經術行誼被選集賢館溯本程朱之學倡明禮
敎一時名儒如權陽村近許敬庵稠咸推以師友官
至副提學贈左贊成夫人坡平尹氏承慶女侍中文
肅公瓘之後有婦行寔公考若妣生三子公其季也
以永樂戊子歲生幼聰敏讀書不煩課督見者以大

器稱十六贊成公卒於安邊任所公二兒皆先亡孤子單身煢然罹亙創自斂而殯而奠饋而能一遵家法無或有違返葬于故山廬其側朝夕哭擗哀動鄉隣鄉隣之學異端者亦皆知感焉母夫人旣孀居年高惟仲兄之子仲孫與公年相若日侍側公與之戒曰吾與若俱早失怙不聞義方訓非奮勵自樹何以慰慈心而紹先聞乎遂刻苦攻業未弱冠儼成鉅儒時人擬之謝庭二樹仲孫先公登第後官至叅贊而公用宰執薦蔭補仁壽府丞司醞署直長正統丙辰世宗親策士問待夷裕食之道公擢丙科實與忠簡

公李塏同槆公以名父子夙有聲譽既通籍物議皆許以清要而有女弟選爲莊懿宮主公以是懷兢惕常有斂退意在記居注節齋金公宗瑞爲咸吉道都節制經略野人地辟公從事既築六鎭城金公議安撫策公進曰得其地逐其人非所以綏遠然野人梗悍朝夕生變兩階之舞始且不格七縱之恩終剢可保乎爲萬全計不如從南民以實之也金公從其言力請于朝而行之竣事還以勞陞禮曹郎十年未調

及 世宗 文宗相繼昇遐 端宗以冲齡嗣位大權將移主勢日削顧命大臣金宗瑞皇甫仁等皆殺

死既而　世祖以首陽大君受禪尊　端宗爲上王
公感慨謂衆贊仲孫曰余非敢有薄堯舜心只欲自
靖獻于前王而已自是謝病家居滿園栽杜鵑樹遇
花開月明徘徊嘯咏杜鵑者蓋托意也公既與李公
塏同榜又善梅竹成公三問丹溪河公緯地諸公方
謀復　上王而公數相往來與聞未幾差皇朝質正
官辭不獲將赴京師諸公皆來餞與飲夜既深公携
諸公手步杜鵑樹下誦杜子美感時花濺淚恨別鳥
驚心之句泣數行下諸公亦揮淚而別及還至義州
聞成公等已謀洩死之愕然吞聲是夜三鼓麾左右

悉去獨留所信軍官某告曰我昔與六君子有約今皆死我如獨生何面目拜　先王於地下乎今日意已決上毋負皇天下同夷齊歸若持此書戒兒曹必以幼主時官題我墓道我官禮曹正郎也出一封書贈之囑畢仰藥而卒壽四十九如其誡葬于高陽元堂里向癸之原嗚呼偉哉于時六臣雖死而餘禍猶烈凡其親戚姻黨朋友之生平不貳心者鮮不湛宗滅身自後國諱轉深搢紳章甫之間絕不敢倡言六臣事故公子孫亦深以公死爲諱世幾不知公之爲何如人且三百年惟寧陽尉鄭公悰尚　文宗女爲

端宗姊之夫當時事無不目擊而耳攝故私記當時效義諸臣本末藏于家而公之事亦在其中其不遂泯而能傳于今者實賴此也嗚呼亦艱哉配清州韓氏副使承舜之女生七男一女長元忠文科洪州通判有三子一女次元恭司直有一女次元懿司直有三子次元正進士有四子次元良次元溫有一子五女次元俊有五子二女子孫本支相承官冕繩繩衍承俎豆於珍島晉破倭於嶺左隨亨扈駕於南漢敏道勇力護 世子瀋陽質館麟壽以孝行旌其閭此其後人之趾美也 今上四年甲子春公嗣孫某上

言輦路乞賜褒揚事下廟堂廟堂覆奏言公貞忠苦
節不下六臣宜贈顯秩以樹聲於是命贈公嘉善大
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提學同
知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衞都摠府副摠管嗚呼公之
名自此可與六臣而爲七是奚但公之光亦可以慰
六臣之心也是年秋公十一世孫居林川郡者名道
欽始裒集公遺事之見於諸家文字者踵門見余屬
以狀嗚呼天之生斯人也以直故人之心有秉彝秉
彝者義之所由明也然自夫先王之教不明斯人之
心日駸駸趨於利勘顧厥初不亦哀哉噫當　莊陵

遜革之際背主而求榮者有之賣友而圖生者有之彼其亦人耳豈眞無秉彝然哉然猶甘心者非不知不義也特畏死焉故死生之於人固若是難矣而公之死又如彼其易哉嗟乎惜哉使公無朝京行死與六臣者駢首其聲名節烈固將軒天地炳日月垂竹帛塗耳目而不朽有餘矣豈待鄭公區區巾衍之藏而始傳其名也哉雖然六臣之死雖欲無死而不可得已也公之死或可以無死而得已也公若以可以無死而不死則又烏能始與六臣約死有先後而差異者跡也名無顯晦而所同者忠也其終不湮滅而

復顯於今日者豈非天也歟昔吳季子掛劒徐君墓
天下義之者非多其不吝所寶也多其能不忘徐君
也非貴其能不負己心也貴其能不自欺於人所不
知也故荀息之對獻公曰使死者復起生者不愧其
言可謂士矣今夫七尺之軀非比百金之劒公之擲
之也如鴻毛草芥要不愧死者而後已嗚呼眞義士
也謹撰次如右後之君子必不以余言爲妄

右叅贊俞公行狀

公諱最基字良甫自號自樂軒又曰無愁翁俞氏出
杞溪新羅阿飡之後也我朝有諱汝霖謚景安諱絳

諡肅敏父子俱躋六卿肅敏之孫諱大儀贈吏曹叅
判生諱省曾觀察使生諱橃大司憲生諱命健羅州
牧使於公爲高曾祖考牧使以上三世幷贈左贊成
妣貞敬夫人順興安氏通德郞後宣之女也公以
肅宗己巳生乙未中司馬　景宗壬寅與諸儒疏救
尹公志述癸卯擢增廣文科當是時羣兇秉國戕殺
忠良公從弟文翼公拓基亦被竄海島公亦斂跡歸
鄕廬不就記注職甲辰丁牧使公憂　英宗丙午服
闋始入堂后屢因講義規警時政記注且敏　上每
顧視奬許拜　世子侍講院說書仍差　景廟實錄

兼春秋官刷印擦粉板之式李公宜顯李公秉常爲
堂上甚器重之自是出入胄筵因講陳勉誠悃懇至
銓曹首擬兼說書乃叅下峻選也丁未賊臣光佐復
用事悉反辛壬案與其黨進調停彼此之說 上惑
其言而靡然者且半世公痛大義之未伸憂世道之
莫捝遂上疏曰伏見 殿下一自盡黜舊臣用一邊
人首以蕩平二字爲出治之本屢形於絲綸之間凡
厥大小臣寮所宜精白淬礪一變前習而廷臣之暗
揣 上意巧於逢迎者筵席敷奏疏章陳說都將此
二字爲第一關鍵聽其言也直若可以對揚明命無

有比朋夷考其行事則却又一切反是以言其悉行欺蔽也則搆誣忠良請改國史惟意所欲以言其容護亂賊也則脫籬出陸復官致祭略不顧忌若夫陰庇賊孥故關嶺海之前啓者吹噓歷敭頓增聲價聯進奏劄前茅一鏡之敎文者抆拭奬用首置淸要至如投疏告密嫁禍搢紳之人承望風旨傅合崇奉之論者尚且見塞於趙文命居銓之日或拔承宣之例擬或枳臺憲之宿趼而汲汲陞擢迭登薦剡如酬大功惟恐或後甚至朶頤要津碎首名宦機括互張傾奪紛然有識唾鄙胥儓嗤點 殿下雖夙宵孜孜期

臻蕩平之治而臣僚之日夜營營都出於朋私一世之人孰不知之而獨　聖明未及照耳忤旨被削黜己酉叙拜說書以春坊久次陞六拜掌樂院主簿舊例春坊官之陞六者不擬閒司而銓官遽擬於此人皆恠之俄移兵曹佐郎拜司憲府持平疏論兩大臣寃誣及疏下諸賊事曰　殿下於聯劄一欵既已明知其無可罪而尚仍兩臣於丹書者何也彼兩臣與其子若孫之名初發於虎龍而治其獄者又是鏡夢則其間虛誣此焉可知今乃追罪之極律延及於九泉臣未知此於國家刑政果何如也彼數臣者爲國

舍命巢覆卵破官秩存奪何與於泉壤之朽骨而前後諸臣亦何所顧藉於彼敢爲面謾於 聖明哉蓋以四臣之冤誣未伸則義理不可復明義理不明則倫彝將至於晦塞而人不得以爲人此臣所以沫血刳肝冀幸 明主之一悟者也至於疏下諸賊之無端出陸旣致昨春之變亂則至今眞儒明彥之接壤爲隣聖時宗厦之仍置善地不徒憲臣言之與論亦爲之寒心不可不先配海島以嚴防限也疏上 上又嚴批命削黜大臣筵臣交相救解 上終靳之是故屢經館錄而以名在罪籍未叅焉壬子叙拜持平

旋遞間除正言兵曹正郎又差備局郎旋拜持平疏論朴文秀咫尺前席嘖嚷臺諫凌踏搢紳以詠諸而作伎倆托狂辯而售譎計朝儀雜亂體貌隳壞宜加嚴責使自知戒　上賜温批又疏請庶民年九十以上賜米肉三南田稅船運時令諳熟水路船指導上允之尋選爲弘文館副校理召對因講朱書以變化氣質之方敬謹幽獨之工及以實心看實理以實德行實事陳勉又請飭有司科題勿出雜書一以經傳爲本飢歲疫死者依厲祭例設祭以慰之　上皆嘉納之自後每因開講屢陳節財用祛奢侈養士氣

辨義理四端擴充君臣相須之要反覆首尾數千百言因事遞以修撰疏請　莊陵立碑又因應旨陳疏略曰自古及今祥多者其國興災衆者其國亡顧今天心不享疾威荐臻試以其中尤可驚愕者言之秋間閱武之日風雹雷震終係非常之變而追聞龍騰於煤島風雨驟作海波掀溢移時鬬爭倏爲分飛怪雹暴下百穀損穗畿甸沿海之邑甲蟲徧滿田野牛背出脚白氣亘天周官十煇畢見無餘而近歲東南海族皆產於西溟有識之憂不啻天津之聞鵑臣嘗見先正臣趙憲封事有曰頑雲不解天日常陰蓋當

穆廟辛卯年間也又昔漢時天久陰不雨夏侯勝以爲皇之不極厥罰常陰今入冬以來晝常陰曀氛霧四塞冬暖如春草木呈妖天時物理一反常道私憂過慮何所不至凶歉癘疫大命近止山棚禦人嘯聚成羣力竭征稅禍伏覬伺不見其形可察其影臣恐土崩瓦解之患不專在於外侮也又曰　殿下志氣漸衰便有優遊玩愒之意處分不嚴或似衰末委靡之象亂賊橫肆凶言迭出而未克鉏治根柢主威日下王綱日紊馴致變怪之層生善乎秦觀之言曰唐代宗折安史之亂鑒誅討之猛而赦脅從之罪緩汚

染之誅封豕長蛇無所懲艾王室陵夷蓋基於此臣謂此言可謂討逆之嚴典也甲寅拜副修撰南學教授副校理違罷旋敘拜副修撰召對言八月十八日即先正文烈公趙憲殉節之日請致祭于錦山之從容祠又言趙憲萬曆甲戌以質正官赴中朝有日記一冊手筆親寫且付朝天錄於其下在其子孫家令道臣刊布中外以寓　殿下匪風下泉之思　上幷從之公嘗陳疏乞外以養老母　上以經筵乏人不許至是始拜狼川縣監居官七朔捐廩賙民行社倉法及老人宴設山祭息虎患民樹銅碑而頌之乙卯

拜副校理因任珽疏遞拜南學敎授自是屢經三司
而間一爲京畿都事以修撰疏論尹得敬啓辭實出
正名之義而不宜反加削黜　上賜優批又進玉堂
故事以勤講學振紀綱爲勉尋乞養爲高山縣監八
月而歸民立生祠戊午拜東學敎授陳疏遞拜副校
理召對論遇災修省之方又請箕子崇仁殿及東方
三國始祖陵致祭　上皆允之庚申差　大王大妃
尊崇都監都廳以勞陞通政階憲臣宋時涵啓言俞
某堂下踐歷未盡可惜請依故重臣金昌協例還收
新資　上從之還拜兼司書獻納旋通吏曹佐郎時

公聲望蔚然而見忠邪雜進是非未明無意淸顯及
有時涵之啓輒悶然不樂旋以特旨擢拜同副承旨
移拜大司諫陳疏遞辛酉拜禮曹參議時東峽有煽
動憂遂除鐵原府使癸亥丁安夫人憂乙丑服闋拜
兵曹參議丙寅移拜刑曹參議尹公汲爲亞銓以公
及金公時粲陶庵李文正公子濟遠幷通三銓 上
以太偏切責尹公用前巡將權尙一添書落點拜兵
曹參議尋遞倡與搢紳五十餘人上疏劾朴文秀被
罷旋敍以特旨拜大司諫命停光佐三司合啓公對
曰三司之尙未連啓此非他頃日筵中有不敢聞之

教故臺諫皆規避不行公故耳今此合辭乃前人所撰當更用文字添删以啓矣遂與玉堂憲臺啓曰國家不幸有辛壬有戊申其間凶逆之徒不爲不多而若論其大包藏至陰譎卞之不可不明討之不可不嚴者莫先於光佐也蓋自丙申處分積懷忿懟及至辛壬得志陰主凶謀敢於代理命下之日肆然以國必亡無臣節之說咆哮朝堂其凶肚逆腸彰露無餘賊虎變書專出於謀危　聖躬而略不驚動極意鍜鍊以爲漸次延及之計其綢繆糚出之狀盡露於白望之招及至一鏡被鞫之日强爲虎龍切痛之說虎

龍其但切痛而已乎且眞知其切痛則何不請討於
上變之時而始言於眞賊盡露窩窟將破之日乎賊
鏡敎文逆節旣著而不惟不討擢擬本兵有若賞功
者然李潛凶言比之茂陵者亦出賊鏡之敎文而渠
又沿襲至請褒贈光佐一鏡之同一心腸此亦可見
及夫丁未再入悉反誣獄至以建　儲代理還置逆
案以實賊虎誣告之辭渠何敢復爲主張於賊虎伏
誅之後若是放肆乎且其所汲引卯育者泰徵思晟
明彥益寬思孝啓一有翼之徒而戊申稱亂皆非別
人蓋其十年之間經營排布者罔非凶國之謀畢竟

釀出滔天之禍幾使宗國覆亡非但辛壬之元惡實
爲戊申之巨魁特其籠罩陰秘糾結隱伏又不直犯
手勢如鏡夢耇輝之爲雖以　殿下之明聖亦無以
實燭姦凶之狀是所謂卞之不可不明討之不可不
嚴者也顯戮未行陰誅先加神人共憤輿情愈鬱請
故領議政光佐追奪官爵啓訖　天威震疊拍案下
嚴教累百言督令卽停公愈抗對不可　上遂命斥
補熊川縣監卽日就道救之者皆被譴責後數日
上悶其老改授靈光郡守謂筵臣曰俞某爲偏論行
首而除諫長葛藤固所慮也承旨請還收補外之命

上猶不許一時諸名流莫不動色稱道而李槎川秉淵驢詩美之在郡數年自以謫宦官廪一不私用有乞丐者輒以家財與之郡舊有養士廳中廢乃出萬餘緡構堂宇買田土以爲養士之具邑人士大喜及遞歸代公者欲以流來舊逋諉之公邑民無大小泣訴乞逐戶逐口分納毋得罪我前倅丁卯銓曹移擬大司諫 上罪銓官勿施遷兵曹衆議戊辰拜同副承旨入侍 上曰俞某自是公平正直之人出補數歲已老白首矣嗟歎不已時 上必欲致金公鎭商問廷臣誰與鎭商心交者李相國天輔以公對 上

命貽書招致公在喉院以書邀之金公來到東城外義不著公服退歸公語人曰人或謂吾大隱金門然將不得與太白遊太白金公字也已已拜禮曹叅議奉審咸興諸陵渡龍興江倡議爲朴公淳立祠竪碑遺墟還拜大司成辛未拜伊川府使時當路欲通公副學而先示意公鄙之遂求外癸酉拜大司成因大臣筵達擢嘉善大夫同知義禁府事俄拜戶曹叅判甲戌拜副摠管漢城府左尹遞拜大司成丙子拜大司諫因事罷敘拜同經筵大司憲以特旨擢資憲大夫知義禁府事叅庭鞫罪人李齊賢被告將加刑

公言情節無著不宜連加刑訊命竄之　上命宣傳官擬刃於罪人之頸以不善擧行罷其職公以有礙事體請寢之　上顧眄良久可之時有異趣者同參謝公曰公眞仁善君子丁丑拜漢城府判尹罷亂廛全數屬公之規及楊花渡漁船收稅法革五江馬夫之弊戊寅入耆社拜知中樞府事以耆堂參畫講畢公進曰欲明德而德難明矣欲新民而民難新矣且至善者聖人之極工也惟常以舜何人予何人爲心勉而又勉省而又省然後庶可期矣　上曰善卿尚不老足可爲國事也仍親書賜公曰歲戊寅陽至月

上旬特命耆老諸臣行耆老講於恭默閣仍命鐫揭
耆英館己卯拜右參贊辛巳拜知經筵癸未以　聖
壽七十推恩陞正憲二月同耆堂入侍　上命各畫
其像又賜饌賡進　御製四言詩筵臣有白俞某年
老尚讀書　上曰三十年後欲聞舊聲命誦西銘教
曰卿老猶讀書音聲弘暢矣乙酉拜知經筵入侍便
殿宣饌及退命司謁扶掖八月　上幸靈壽閣教曰
俞某以舊儒臣老猶讀書別爲宣醞十一月參景賢
堂受爵賡進　御製進宴受米肉之賜進箋謝戊子
以壽八十陞崇政大夫判義禁府事是年十月初一

日考終于正寢訃聞　上輟朝致祭賻如例葬于陽智牧使公墓左麓某坐之原配東萊鄭氏判書亨益之女累贈貞敬夫人生三女適士人金漢泰佐郎李春彬都事洪在漢繼配南原尹氏通德郎浚之女從封貞敬夫人一男彥鏥府使側出二男彥鏘萬戶彥鐙贈主簿彥鏥三男三女漢寔今府使漢守早死漢容出後從叔父女適進士黃基泳監役李羲著進士李有敏側出二男二女漢宷漢寶金億淵漢寔子應柱早死有一子庭煥內外嫡庶曾玄摠若干人公風儀整肅氣宇凝重時自樓超下脚心觸刃刃血淋

濶人皆怖沮公色不動徐以手拔之自是臨急周旋
未或錯遽酒戶甚寛一日與諸公飲公酒後多觸時
諱太夫人聞而誡之公遂斷飲終身牧使公家法甚
嚴公自㓜少謹受教誨未嘗一煩呵責牧使公宰陽
城適上京姑母安氏家有喪求助公自以意備與及
牧使公寄單目與公所送一無差牧使公大奇之篤
於孝友事太夫人非有故未嘗違側以諺書翻寫古
賢人行蹟躬自解說以悅其心太夫人不寢雖至鷄
鳴不敢退與弟左尹公比舍而居日必會親側怡愉
如也及左尹公鄉居公每思念之有時泫然敦親恤

窮常若不及遠近族黨之自鄉至者必曰於我乎館
顧助婚喪無所愛惜曰後屬雖踈遠顧其本則乃一
室之人耳尤謹於奉先每當享祀婢僕必使澣衣含
枚無敢諠雜日必晨謁家廟雖大耋之年未嘗廢也
聰穎絕人十二三歲時有讀書山寺絕句大爲三淵
金公所奇詡及長勤於學問尤好朱書嘗與三從兼
山公肅基負笈相從講討研究公平生需用蓋本於
此晩年手寫心經近思錄及性理文數十篇晨昏輪
誦病則使少輩讀而聽之以至考終前一月而不輟
又嘗書女訓使婦女時時念誦而作家訓一編以敎

子孫著有詩文數十卷羣書腴雋十卷藏于家所與遊皆當世名流而常以辛壬大義爲己任故如主張蕩平之論者絕不與追隨雖親懿至切之間足跡未嘗及其門婚媾不與之許以此寡與齟齬跲踔蹇屯而不自恤也丁卯外補還連住江郊銓注廟剡一未蒙點嘗以承宣應製有兩忘江湖樂有餘之句 上曰此承宣恬雅可貴此詩可謂自道語也入耆社欲乞休致時有奉朝請者非其人公謂人曰吾不能與彼同流合汙也居家門無雜客庭除蕭然衣服不過布綿飲食不厭麤糲曰吾於咬得菜根之語自謂頗

得力也待人接物簡而能溫脫略畦畛開心見誠而至於權貴侈濫之人若將浼焉金龜柱李壻春彬之壻也公以李氏婦早寡無子愛之如親壻及戚聯而熏赫也則歲時來拜輒嚬蹙不怡書尺一不相干嚴於春秋之義陞亞卿一銓官將擬副价公曰吾豈甘心叩頭於彼者哉其人聞而止李提督如松裔孫有居江華者公貽書守臣助成祠宇出家藏 神宗皇帝御書障子俾藏其祠又言諸文翼公筵白而收錄卽李葂云漢寔將請節惠于朝以狀屬祖淳竊惟公才識風節洵乎廊廟之器也然用不究其術官不稱

其德時不利也雖然　元陵至諭公之爲人則必曰公平正直以公之不利於時受知也尚如此則豈無所以然而然哉嗚呼今欲狀公之德孰有多於　聖人之一言者乎謹撰如右

伯父牧使府君行狀

府君諱履基字德汝姓金氏安東人我王考贈贊成諱達行長子也系詳王考碣中妣曰贈貞敬夫人韓山李氏府君以　景宗甲辰生幼不羈及就學王考嚴日加箠扑腿膚無完乃刻意承訓十四通四書二經學將進而明年王考厭世家甚貧府君因喪而冠

奉母夫人僑寓京鄉幹蠱如成人丁卯遭母夫人憂
戊寅以蔭除　穆陵叅奉陞繕工奉事庚辰濬川以
勞陞掌樂主簿歷司評平市　敬陵二令癸未出令
永柔縣縣有四情可原傳之生坐是罷己丑由典簿
出守永川郡丙申由　思陵令出爲仁川府使丁酉
除　温陵令戊戌轉尚衣僉正出令義城縣辛丑由
儀賓都事出守沃川郡壬寅陞牧綾州皆以上官嫌
解歸甲辰由典牲主簿出監西原縣因事棄歸丁未
牧光州復以病解先是府君得風痺之疾彌年沉痼
庚戌七月十三日卒壽六十七臨革不能言猶以手

晝字亓人殯斂當劇暑而顔貌如常是年九月葬于
香谷里坐坤原與王考墓相望百餘步後已未移奉
于王考墓右向巳之麓與夫人李氏合封焉府君常
願死葬先人側故再窆皆遵遺意云府君長身美鬚
髯氣厚而和貌重而慤望之儼如卽之溫然雖素昧
者一見知其爲長者也恆日蚤起盥櫛正坐病不甚
不常敧臥珍邪之味不以入口翫好之物不以近身
酒戶寬甚遇會心人開懷痛飮而醉未嘗談人是非
不設矜飾之態不爲乖激之論曰人之言行只可天
然何必詭異駭俗然後爲高哉嘗於先君座見一士

人既去謂先君曰此客視偷而色矯殆非吉人未幾果及於禍府君有至性而早失怙恃常以不克致養爲至痛在官則祀享必主豐腆每值忌日則竟夜不寐哀號動人及老且病猶食素粥將蹣跚喘促見者危之而至禮畢拱立不懈亦不使攝也始遭內艱也先君及季父尚幼每冬夜室寒置二弟於懷中左右貼膚而煖之教以義方卒皆成立敦睦而喜施見無衣而寒者輒解所衣與之在外關節不及於時窘廩餘常周於恤窮有貧族懇依於渼湖先生者先生曰盍歸乎吾家惟某最賢先生府君之從父也其見重

於父兄如此其治邑也謹法度主寬平政令若庸常而摘發如神易累倅而不能斷者多決乎府君在永柔捐千金設法永蠲納柴之役在沃川遇大火而民不知災故兩邑之民或築臺而思之或立碑而頌之少時寄人側戶者十餘年未嘗有愁悒之色每引鏡自慰曰丈夫會有一時旣屢舉不中棲遲蘉途則晚年謂人曰吾平生無一能惟堪作吏蓋自傷也自以喬木世臣義同休戚朝廷有美政則喜如不勝有事則憂形於色唏噓明發而往往燭微之見多有驗嗚呼不遇者時也府君之才豈止於吏役哉夫入籍青

海承旨諱榕之女開國功臣靑海伯之蘭之後也端詳溫粹女德克備十七歸于府君姑夫人寢疾家壁立夫人卽下堂操井臼竭力奉養姑夫人亟稱孝婦從府君于外衙閨閫靜肅干謁莫售府君自謂居家任官內助常多少府君一歲生後府君八年卒生二男二女男長龍淳蔭前正次明淳文叅判爲季父後女長李健源注書次尹守翼蔭正龍淳以從弟祖淳子逌根爲嗣文今叅判府君之贈吏曹叅議夫人之贈淑夫人皆以此也女黃鍾一側男遜根女洪墉明淳男弘根今司果應根興根並生員側男倂根前武兼

李女權寶仁金在公尹男應大文承旨聲大前牧使女俞繼煥洪憲謨生員不肖於府君猶子也早失所恃育於伯母府君之撫不肖無間於兩從兄而不肖之事府君如仰先君故其得之日用謦咳之間雖微節細行罔敢墜失而若其淵然而邃毅然而大不設敬而人自不敢慢不苟合而人自不能不悅服者終未敢窺其際也嗚呼尚矣謹就從兄明淳所爲狀述其略以詔我後人

楓皋集卷之十二

皋楓 六